

蘇州吳梅

字瞿安別號霜厓
1889—1939

校書



五代史第四十一

雜傳第二十九

相書

五山

氏開

氏

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他才能而全播勇
敢有識略然全播常奇光稠爲人唐末羣盜起南方全播謂光稠
曰天下洶洶此真吾等之時無徒守此貧賤爲也乃相與聚兵爲
盜衆推全播爲主全播曰諸君徒爲賊乎而欲成功乎若欲成功
當得良帥盧公堂堂真君等主也衆陽諾之全播怒拔劍擊木三
斬之曰不從吾令者如此木衆懼乃立光稠爲帥是時王潮攻陷
嶺南全播攻潮取其虔韶二州又遣光稠弟光睦攻潮州光睦好
勇而輕進全播戒其持重不聽度必敗乃爲奇兵伏其歸路光睦
果敗走潮人追之全播以伏兵邀擊大敗之遂取潮州是時劉巖
起南海擊走光睦以兵數萬攻虔州光稠大懼謂全播曰虔潮皆

公取之今日非公不能守也全播曰吾知劉巖易與爾乃選精兵萬人伏山谷中陽治戰地於城南告巖戰期以老弱五千出戰戰酣僞北巖急追之伏兵發巖遂大敗光稠第戰功全播悉推諸將光稠心益賢之梁初江南領表悉爲吳與南漢分據而光稠獨以虔韶二州請命于京師願通道路輸貢賦太祖爲置百勝軍以光稠爲防禦使兼五嶺開通使又建鎮南軍以爲留後開平五年光稠病以符印屬全播全播不受光稠卒全播立其子延昌而事之延昌好遊獵其將黎求閉門拒延昌延昌見殺求因謀殺全播全播懼稱疾不出求乃自立請命于梁乾化元年拜求防禦使求暴病死其將李彥圖自立全播益懼遂稱疾篤杜門自絕彥圖疑之使人覘其動靜全播應覘爲狀以自免彥圖死州人相率詣全播第扣門請之全播乃起遣使請命于梁拜防禦使全播治虔州七

年有善政楊隆演遣劉信攻破虔州以全播歸唐廣明元年八十五當盧氏時劉龔已取韶州及全播被執虔州遂入于吳

雷滿武陵人也爲人兇悍僞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湖南饑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數千獵于大澤中乃擊鮮醜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爲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徙淮南滿從至廣陵逃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于唐昭宗以澧朗爲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瓌殺刺史呂自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劫州縣揚行密攻杜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水死於君山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於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於此蓋水府也酒酣

取坐上器擲池中因裸而入取器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州引沅水墜其城上爲長橋爲不可攻之計天祐中蒲卒子彥恭自立彥恭附于楊行密亦嘗攻劫爲荆湖患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恃墜爲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馬殷擒其弟彥雄等十人送于梁斬于汴市彥恭卒于淮南澧朗遂入于楚

鍾傳洪州高安人也事州爲小校黃巢攻掠江淮所在盜起往往據州縣傳以州兵擊賊頻勝遂逐觀察使自稱留後唐以洪州爲鎮南軍拜傳節度使江夏伶人杜洪者亦據鄂州楊行密屢攻之洪頗倚傳爲首尾久之洪敗死是時危全諷韓師德等分據撫吉諸州傳皆不能節度以兵攻之稍聽命獨全諷不能下乃自率兵圍其城中夜火起諸將請急之傳曰吾聞君子不迫人之危乃

掃地祭天嚮城再拜祝曰全諷不降非民之罪願天止火全諷聞之明日乃亦聽命請以女妻傳子匡時傳居江西三十餘年累拜太保中書令封南平王天祐三年傳卒子匡時自稱留後請命于唐全諷曰聽鍾郎爲節度使三年吾將自爲之已而傳養子延規與匡時爭立乞兵于楊渥渥遣秦裴等攻匡時匡時敗被執歸于廣陵開平三年全諷等起兵江西謀復鍾氏故地全諷爲楊隆演將周本所敗江西遂入于吳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諱事秦宗權爲申州刺史宗權反德諱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諱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爲宗權所困聞德諱降大喜表爲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州破之德諱功多德諱卒子匡凝自立是時成訥死雷彥恭襲取荆南

匡凝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爲荆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匡凝爲人氣貌雄偉性方嚴喜自修飾頗好學問聚書數千卷爲政有威惠太祖攻兗州朱瑾求救于晉晉遣史儼等將兵數千救瑾瑾敗與儼等奔于淮南晉王李克用遣人以書幣假道于匡凝以聘于楊行密求歸儼等晉王使者爲梁得太祖大怒是時梁已破兗鄆遣氏叔琮康懷英等攻匡凝叔琮取泌隨二州懷英取鄧州匡凝懼請盟乃止太祖已弒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荅曰受唐恩深不敢妄有佗志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燬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于楊行密師厚進攻荆南匡明奔于蜀匡凝至廣陵行密見之戲曰君在鎮城輕車重馬歲輸于梁今敗乃歸我乎匡凝曰僕世爲唐臣歲時職貢于蜀

非輸賊也今以不從賊之故力屈歸公惟公生死之耳行密厚遇之其後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爲媿渥遷匡凝海陵後爲徐溫所殺匡明卒于蜀

五代史第四十二

雜傳第三十

朱宣宋州下邑人也少從其父販鹽爲盜父抵法死宣乃去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軍校敬武以隸其將曹全晟中和二年敬武遣全晟入關與破黃巢還過鄆州鄆州節度使薛宗卒其將崔君預自稱留後全晟攻殺君預遂據鄆州宣以戰功爲鄆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已而全晟死軍中推宣爲留後唐僖宗卽拜宣天平軍節度使梁太祖鎮宣武以兄事宣太祖新就鎮兵力尚少數爲秦宗權所困太祖乞兵於宣宣與其弟瑾以兗鄆之兵救汴大破蔡兵走宗權是時太祖已襲取滑州稍欲并吞諸鎮宣瑾旣還乃馳檄兗鄆言宣瑾多誘宣武軍卒亡以東乃發兵收亡卒因攻之遂爲敵國苦戰曹濮間是時梁又東攻徐州西有蔡賊北敵強晉宣

瑾兄弟自相首尾然卒為梁所滅乾寧四年宣敗走中都為葛從

周所執斬于汴橋下

今流俗以宣瑾凡於各加王者非也

瑾宣從父弟也從宣居鄆州補軍校少倜儻有大志兖州節度使齊克讓愛其為人以其女妻之瑾行親迎乃選壯士為輿夫伏兵器輿中夜至兖州兵發遂虜克讓自稱留後僖宗即拜瑾秦寧軍節度使瑾與宣已破秦宗權於汴州梁太祖責瑾誘宣武軍卒以歸遣朱珍攻瑾取曹州又攻濮州而太祖自攻鄆瑾兄弟往來相救凡十餘年大小數十戰與太祖屢相勝敗太祖得宣將賀瓊何懷寶及瑾兄瓊乃將瓊等至兖城下告瑾曰汝兄敗矣今瓊等已降不如早自歸瑾偽曰諾乃遣牙將胡規持書幣詣軍門請降太祖大喜至延壽門與瑾交語瑾曰願得瓊來送符印太祖信之遣客將劉捍送瓊往瑾伏壯士橋下單騎迎瓊揮手語捍曰請瓊獨來

瓊前壯士擒之遂閉門責瓊先降斬之擲其首城外太祖度不可下乃留兵圍之而去瑾嬰城自守而與葛從周等戰城下瑾兵屢敗宣亦敗於鄆州乃乞兵於晉晉遣李承嗣史儼等以騎兵五千救之太祖已破宣乃急趨兖瑾城中食盡與承嗣等掠食豐沛間梁兵奄至瑾將康懷英等以城降梁瑾等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不納又走海州梁兵急追之乃奔于淮南楊行密聞瑾來大喜解其玉帶贈之表瑾領武寧軍節度使以為行軍副使其後梁遣龐師古葛從周等攻淮南行密用瑾大破梁兵於清口斬師古行密累表瑾東南諸道行營副都統領平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死渥及隆演相繼立皆年少徐溫與其子知訓專政畏瑾欲除之瑾乃謀殺知訓嘗以月旦遣愛妾候知訓家知訓強通之妾歸自訴瑾益不平屢勸隆演誅徐氏以去國患

隆演不能爲旣而知訓以泗州建靜淮軍出瑾爲節度使將行召之夜飲明日知訓過瑾謝延之升堂出其妻陶氏知訓方拜瑾以笏擊踣之伏兵自戶突出殺之初瑾以二惡馬繫庭中知訓入而釋馬使相踉鳴故外人莫聞其變瑾攜其首馳示隆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劍而出府門已闔因踰垣折其足瑾領路窮大呼曰吾爲萬人去害而以身死之遂自刎潤州徐知誥聞亂以兵趨廣陵族瑾家瑾妻陶氏臨刑而泣其妾曰何爲泣乎今行見公矣陶氏收淚欣然就戮聞者哀之瑾名重江淮人畏之其死也尸之廣陵北門路人私共瘞之是時民多病瘧皆取其墓上土以水服之云病輒愈更益新土漸成高墳徐溫等惡之發其尸投於雷公塘後溫病夢瑾挽弓射之溫懼網其骨葬塘側立祠其上初瑾嘗病瘧醫者視

之色懼瑾曰但理之吾非以病死者於是果然卒年五十二

王師範青州人也其父敬武爲平盧軍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

洪霸郎爲盜齊棣間平盧節度使安師儒遣敬武率兵擊破之敬

武反兵逐師儒自稱留後都統王鐸承制拜敬武節度使敬武卒

師範立師範尚幼其棣州刺史張蟾叛昭宗以爲師範年少其下

不服從乃拜太子少師崔安潛爲平盧節度使師範不受代蟾迎

安潛入棣州師範遣其將盧洪攻蟾洪以兵返襲青州師範陽爲

好辭遣人迎語洪曰吾幼未能任事賴諸將共特之爾不然聽公

所爲也洪以師範無能爲遽還不爲備師範伏兵於道語其僕劉

鄴曰洪來爲我斬之用爾爲牙將明日洪來師範出迎鄴于坐上

斬之伏兵發盡殺其餘兵乃急攻棣州破張蟾安潛奔歸于京師

昭宗乃拜師範節度使師範頗好儒學聚書至萬卷爲政有威愛

梁太祖圍昭宗於鳳翔宦官韓全誨等矯詔召諸鎮兵以擊梁詔至青州師範泣曰諸鎮有兵所以藩扞天子令天子危辱而諸鎮反以兵自衛吾雖力不足當成敗以之乃遣使乞兵於楊行密是時梁以東下兗鄆師範乃遣劉鄩與其弟師魯分攻兗密諸州遣張居厚以壯士二百爲輿夫伏兵輿中西馳梁軍稱師範使者聘梁因欲劫殺太祖居厚至華州東城華州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見其兵居厚遂擊殺敬思以兵攻西城不克而反劉鄩遂葛從周取兗州而平盧諸州皆起兵攻梁其後梁太祖自鳳翔東還遣朱友寧攻師範友寧戰死復遣楊師厚攻之屯于臨朐師範以兵追之師厚陽爲怯不敢出間遣人陽言曰梁兵少方乞兵于鳳翔今糧且絕當還軍師範以爲然乃遣師魯悉兵攻之師厚拒而不戰師魯兵却師厚追擊至聖王山師魯大敗遂傳其城而梁

別將劉重霸下其棣州師範乃請降太祖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久之表師範河陽節度使太祖卽位召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居于洛陽太祖心欲誅之未有以發太祖諸子已封王宴於宮中友寧妻泣謂太祖曰陛下化家爲國諸子人皆得封而妾夫獨以戰死奈何讐人猶在朝廷太祖奮然戟手曰吾亦幾忘此賊乃遣人就洛陽族滅之使者至先掘坑於外乃入告之師範設席爲具與諸宗族飲酒謂使者曰死人之所不免况有罪乎然懼少長失序下愧于先人酒半命少長以次起就戮於坑所聞者皆哀憐之同光三年贈師範太尉

李罕之陳州項城人也爲人驍勇力兼數人少學讀書不成去爲僧以其無賴所往皆不容乃行乞食酸棗市中市中人皆不與罕之擲器于地裂其衣又去爲盜是時黃巢起曹濮乃往依之巢北

渡江罕之與其麾下走淮南自歸於高駢駢表光州刺史歲餘秦宗權急攻光州罕之不能守還走項城收其餘衆依諸葛爽於河陽爽以罕之爲懷州刺史巢已敗走爽降唐僖宗拜爽東南面招討使以攻宗權爽表罕之副使使以兵屯宋州又表河南尹東都留守秦宗權遣孫儒攻河南罕之兵少西走澠池儒燒宮闕剽掠而去罕之壁澠池歲餘諸葛爽死其將劉經立爽子仲方仲方年少事皆經任經慮罕之兇勇難制以兵攻之罕之返擊走經罕之追至鞏縣陳舟于汜水將渡河經遣張言拒之河上言反背經與罕之合攻河陽爲經所敗退保懷州已而孫儒陷洛陽仲方奔于梁梁兵擊走儒罕之襲取河陽言取河南皆附于梁罕之與言皆爽叛將事已成乃相與交臂爲盟誓同休戚不相忘罕之御衆無法性苛暴頗失士心而言善治軍旅教民播殖務爲積聚罕之用

兵言嘗供給其乏罕之求取無已言頗苦之不能輸罕之召言軍吏笞責之言益不平罕之悉兵攻晉絳言夜襲河陽罕之奔晉晉表罕之澤州刺史使李存孝以兵三萬助罕之攻言言求救於梁罕之敗于沈河乃歸太原李克用延之帳中罕之留其子頌事晉乃之澤州日以兵鈔懷孟間啖人爲食居民屯聚摩雲山罕之悉攻殺之立柵其上時人號曰李摩雲是時晉方徇地山東頗倚罕之爲扞蔽李茂貞等犯京師克用以兵至渭北僖宗以克用爲邠州四面行營都統表罕之爲副破王行瑜加檢校太尉食邑千戶罕之自以功多於晉私謂蓋寓曰自吾脫身河陽賴晉容我未能有以報之今行老矣無能爲也若吾王見憐與一小鎮使休兵養疾而後歸老幸也寓爲言之克用克用不對佗日詣鎮擇守將未嘗及罕之罕之心益怏怏寓告克用懼罕之有佗心克用曰吾於

罕之豈惜一鎮然鷹鳥之性飽則颺矣光化元年潞州薛志勤卒罕之遽入潞州使人啓晉王曰志勤且死新帥未至所以然者備佗盜耳克用大怒遣李嗣昭攻之罕之執晉守將馬漑伊鐔等遣子頎送于梁以乞兵梁太祖遣丁會守潞州以罕之爲河陽節度使行至懷州以疾卒年五十八罕之初背梁而歸晉晉王以罕之守濮州罕之留其子頎與莊宗遊甚狎後罕之背晉以歸梁晉王怒欲殺頎莊宗與之駿馬使奔于梁梁太祖得頎父子大喜使與友倫將兵以衛昭宗故頎當太祖時常掌禁兵末帝誅友珪頎與其謀拜右羽林統軍澶州刺史事唐歷衛衙二州刺史累遷右領軍衛上將軍天福中卒年七十贈太尉

孟方立邢州平鄉人也少爲軍卒以勇力選爲隊將唐廣明中潞州節度使高勣攻諸葛爽于河陽追方立將兵出天井關爲先鋒

潞爲其將劉廣所逐廣爲亂軍所殺方立聞亂引兵自天井入據潞州唐因以爲昭義軍節度使昭義所節制澤潞邢洛磁三州而治潞州方立以謂潞州山川高險而人俗勁悍自劉稹以來嘗逐其帥且已邢人也因徙其軍于邢州而潞人怨方立之徙也因以澤潞二州歸于晉晉遣李克修爲澤潞節度使方立以邢洛磁三州自爲昭義軍晉數遣李存孝等出兵以表山東三州之人俘掠殆盡赤地數千里無復耕桑者累年方立以孤城自守求救于梁梁方東事兗鄆不能救也文德元年方立乞兵于王鎔以攻晉鎔許之方立乃遣其將奚忠信攻晉遼州而鎔以佗故不能出兵兵旣失約忠信大敗而晉兵乘勝攻之方立將石元佐者善兵而多智方立嘗信用之忠信之敗也元佐爲晉將安金俊所得金俊厚遇之問以攻邢之策元佐曰方立善守而邢城堅若攻之必不得

志宜急攻其磁州方立來救可以敗也金俊以爲然軍于淦水之西方立果帥兵來救爲金俊所敗馳入邢州閉壁不復出外無救兵城中食且盡方立夜出巡城號令守者守者皆不應方立知不可乃歸飲醜而卒軍中以其弟洛州刺史遷爲留後求救于梁梁太祖遣王虔裕將騎兵三百助遷守遷執虔裕降晉晉徙遷族于太原以爲汾州刺史後以爲澤潞節度使天復元年梁遣氏叔琮攻晉出天井關遷開門降爲梁兵鄉道以攻太原不克叔琮軍還過潞以遷歸于梁梁太祖惡其反覆殺之

王珂河中也其仲父重榮以河中兵破黃巢有功於唐拜河中節度使重榮無子以其兄重簡子珂爲後重榮卒弟重盈立重盈卒軍中乃以珂重榮子立之重盈子陝州節度使珙絳州刺史瑤與珂爭立珙瑤以書與梁太祖言珂故王氏蒼頭小字忠兒不應

得立珂亦求援於晉晉人言之朝昭宗以晉故許之而珙瑤亦西結王行瑜韓建李茂貞爲援行瑜等交章論列昭宗報以重榮與晉於唐嘗有大功業許之不可易行瑜等怒以兵犯京師殺宰相李磻等而去珙瑤連兵攻珂河中珂求援於晉晉兵西討三鎮行下絳州斬瑤而過至于渭北擊破行瑜昭宗卒以珂爲河中節度使晉以女妻之遣李嗣昭將兵助珂攻珙陝州珙爲人慘刻嘗斬人擲其首于前言笑自若其下苦之偏將李璠因珙戰敗殺珙自稱留後是時梁已下鎮定將移兵西而昭宗爲劉季述所廢京師大亂崔胤陰召梁以兵西梁太祖以珂在河中懼爲患乃顧張存敬侯言以一大繩與之曰爲我持此縛珂來存敬等兵出含山破晉絳二州遣何綱以兵守之絕晉援存敬圍河中珂告急於晉晉以綱故不得前珂乃遣其妻以書告晉王曰賊勢如此朝夕乞食

於梁矣大人何忍而不救邪晉王報之曰梁兵爲阻衆寡不敵救之則并晉俱亡不若與王郎自歸朝廷珂乃爲書與李茂貞曰天子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以安王室今朱公棄約以見攻其勢不止於弊邑若弊邑朝亡則西北諸鎮非諸君所能守也願與華州出兵潼關以爲應茂貞不報珂計窮乃治舟于河將歸于京師珂夜登城諭守陴者守陴者皆不應牙將劉訓夜入珂寢曰事珂叱之曰兵欲反邪訓乃解衣自索而入曰公苟懷疑請先斷臂珂曰事急矣計安出乎訓曰公若攜家夜濟人必爭舟一夫賜張大事卽去不若遲明以情諭軍中願從者猶得其半不然且爲歛狀以緩梁兵徐圖向背珂以爲然梁太祖自同州降唐卽依重榮以母王氏故事重榮爲舅珂乃登城呼存敬曰吾與梁王有家世之舊兵當退舍俟梁王來吾將聽命存敬乃退舍使人馳詣太祖於洛

陽太祖至河中先之城東哭於重榮之墓而後入珂欲面縛牽羊以見太祖太祖謂曰太師阿舅之恩何時可忘郎君若以亡國之禮見太師其謂我何珂迎於路太祖握手噓唏乃徙珂於汴太祖以珂晉壻也疑其貳已使珂西入覲行至華州使人殺之傳舍瓚重盈之諸子也梁太祖已執珂自領河中節度使以瓚爲吏瓚事梁爲諸衛大將軍泰寧鎮國軍節度使末帝時爲開封尹貞明五年代賀瓚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是時晉已城德勝瓚自黎陽渡河攻澶州不克退屯楊村扼河上流與晉人相持經年大小百餘戰瓚卒無功末帝遣戴思遠代瓚復爲開封尹莊宗自鄆入京師末帝聞唐兵且至日夜涕泣不知所爲自持國寶指其宮室謂瓚曰使吾能保有此者繫卿之畫如何耳唐兵已過宛胸瓚驅率市人登城拒守唐兵攻封丘門瓚開門迎降伏地請死莊宗勞而起之

曰朕與卿家世婚姻然人臣各為主耳復何罪邪因以爲開封尹
遷宣武軍節度使已而故梁臣趙巖張漢傑等相次誅死瓚以憂
卒贈太子太師

趙犖其先青州人也世爲陳州牙將犖幼與群兒戲道中部分行
伍指顧如將帥雖諸大兒皆聽其節度其父叔文見之驚曰大吾
門者此兒也及壯善用弓劍爲人勇果重氣義刺史聞其林召置
麾下累遷忠武軍馬步軍都虞候王仙芝寇河南陷汝州將犯東
都犖引兵擊敗之仙芝乃南去已而黃巢起所在州縣往往陷賊
陳州豪傑數百人相與詣忠武軍求得犖爲刺史以自保忠武軍
表犖陳州刺史已而巢陷長安犖語諸將吏曰以吾計巢若不爲
長安市人所誅必驅其衆東走吾州適當其衝矣乃治城池爲守
備遷民六十里內者皆入城中選其子弟配以兵甲以其弟昶珣

爲將巢敗果東走先遣孟楷據項城祖擊破之執楷以歸巢從後
至聞楷被執大怒旣而秦宗權以蔡州附巢巢勢甚盛乃悉其衆
圍犖置春磨寨糜人之肉以爲食陳人大恐犖語其下曰吾家三
世陳將必能保此爾曹男子當於死中求生建功立業未必不因
此時陳人皆踴躍巢柵城北三里爲八仙營起宮闕置百官聚糧
餉欲以久弊之其兵號二十萬陳州舊有巨弩數百皆廢壞後生
弩工皆不識其器珣創意理之弩矢激五百步人馬皆洞以故巢
不敢近圍凡三百日犖食將盡乃乞兵于梁梁太祖與李克用皆
自將會陳擊敗巢將黃鄴于西華西華有積粟巢恃以爲餉及鄴
敗巢乃解圍去梁太祖入陳州犖兄弟迎謁馬首甚恭然犖陰識
太祖必成大事乃降心屈迹爲自託之計以梁援已因爲太祖立
生祠朝夕拜謁以其子巖尚太祖女是謂長樂公主黃巢已去秦

宗權復亂淮西陷旁二十餘州而陳去蔡最近犇兄弟力拒之卒不能下後巢宗權皆敗死唐昭宗卽以陳州爲忠武軍拜犇節度使犇已病乃以位與其弟昶後數月卒昶乘大寇新滅乃休兵課農事梁尤謹梁兵攻戰四方昶饋輓供億未嘗少懈昶卒珣代立珣頗知書乃求鄧艾故迹次翟王陂溉民田兄弟居陳二十餘年陳人大賴之梁太祖已降韓建取同華徙珣爲同州留後入唐爲右金吾衛上將軍歲餘以疾免官歸陳卒于家陳人爲之罷市犇次子巖梁末帝時爲戶部尚書租庸使與張漢傑漢倫等居中用事梁自太祖以暴虐殺戮爲事而末帝爲人特和柔恭謹然性庸愚以漢傑婦家而巖壻也故親信之梁之大臣老將皆切齒末帝獨不悟以至於亡初友珪弑太祖自立以末帝爲東都留守巖如東都末帝與之飲酒從容以誠款告之巖爲末帝謀遣人召楊師

厚兵起事巖還西都卒與袁象先以禁兵誅友珪取傳國寶以授末帝末帝立巖自以有功於梁又尚公主聞唐駙馬杜棕位至將相自奉盛豐恥其不及乃占天下良田大宅哀刻商旅其門如市租庸之物半入其私巖一飲食必費萬錢故時魏州牙兵驕數爲亂羅紹威盡誅之太祖崩楊師厚逐羅氏據魏州復置牙兵二千人末帝患之師厚死巖與租庸判官邵贊議曰魏爲唐患百有餘年自先帝時嘗切齒紹威以其前恭而後倨今先帝新棄天下師厚復爲陛下憂所以然者以魏地大而兵多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人不爲師厚邪不若分相魏爲兩鎮則無北顧之憂矣末帝以爲然乃分相澶衛爲昭德軍牙兵亂以魏博降晉梁由是盡失河北是時梁將劉鄩等與莊宗相拒澶魏之間兵數敗巖曰古之王者必郊祀天地陛下卽位猶未郊天議者以爲朝廷無異

藩鎮如此何以威重天下今河北雖失天下幸安願陛下力行之
敬翔以爲不可曰今府庫虛竭箕歛供軍若行郊裡則必賞賚是
取虛名而授實弊也未帝不聽乃備法駕幸西京而莊宗取楊劉
或傳晉兵入東都矣或曰扼汜水矣或曰下鄆濮矣京師大風拔
木末帝大懼從官相顧而泣末帝乃還東都遂不果郊鎮州張文
禮殺王鎔使人告梁曰臣已北召契丹願梁以兵萬人出德棣州
則晉兵億矣敬翔以爲然巖與漢傑皆以爲不可乃止其後黜王
彥章用段凝皆巖力也莊宗兵將至汴末帝惶惑不知所爲登建
國樓以問羣臣羣臣或曰晉以孤軍遠來勢難持久雖使入汴不
能守也宜幸洛陽保嶮以召天下兵徐圖之勝負未可知也未帝
猶豫巖曰勢已如此一下此樓何人可保末帝卒死於樓上當巖
用事時許州溫韜尤曲事巖巖因傾其左右曰吾常待韜厚今以

急投之必不幸吾爲利乃走投韜韜斬其首以獻莊宗已滅梁巖
素所善段凝奏請誅巖家屬乃族滅之

嗚呼禍福之理豈可一哉君子小人之禍福異也老子曰禍兮福
所倚福兮禍所伏後世之談禍福者皆以其言爲至論也夫爲善
而受福焉得禍爲惡而受禍焉得福惟君子之懼非禍者未必不
爲福小人之求非福者未嘗不及禍此自然之理也始隼自以先
見之明深結梁太祖及其子孫皆享其祿利自謂知所託矣安知
其族卒與梁俱滅也隼之求福於梁蓋老氏之所謂福非君子之
所求也可不戒哉

馮行襲字正臣均州人也唐末山南盜孫喜以衆千人襲均州刺
史呂燁燁不能禦行襲爲州校乃陰選勇士伏江南獨乘小舟逆
喜告曰州人聞公至皆欲歸矣然知公兵多民懼虜掠恐其驚擾

請留兵江北獨與腹心數人從行願爲前導以慰安州民事可立
定喜以爲然乃留其兵江北獨與行襲渡江軍吏前謁行襲擊喜
仆地斬之伏兵發盡殺從行者餘兵在江北聞喜死皆潰山南節
度使劉巨容表行襲均州刺史是時僖宗在蜀諸鎮貢獻行在者
皆道山南盜賊多據州西長山以邀劫之行襲盡破諸賊洋州葛
佐辟行襲行軍司馬使以兵鎮谷口通秦蜀道行襲由此知名李
茂貞兼領山南遣子繼臻守金州行襲遂之遂據金州昭宗乃以
金州爲戎昭軍拜行襲節度使昭宗在岐梁太祖引兵而西中尉
韓全誨遣中官郗文晏等二十餘人召兵江淮以拒太祖行襲已
附梁乃盡殺文晏等太祖攻趙匡凝于襄陽行襲遣子勗以舟兵
會均房以功遷匡國軍節度使行襲爲人嚴酷少恩而所至輒天
幸境旱有蝗則飛鳥食之歲凶田中鹵穀自生唐衰知梁必興尤

盡心傾附事梁官至司空封長樂郡王卒贈太傅謚曰忠敬

五代史第四十三

雜傳第三十一

黃川毛鳳蘭
氏肅而附註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使將後院馬軍從攻徐兗表宿州刺史使攻襄陽戰數敗降爲陽翟鎮遏使久之遷曹州刺史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叔琮自太行入取澤潞出石會營于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爲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爲有伏兵乃退屯於蒲縣太祖遣友寧兵萬人會叔琮禦晉友寧欲休兵乃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邪乃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于太原太祖大喜曰破太原

非氏老不可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至石會畱數騎以大將旗幟立于高岡晉兵疑其有伏乃不敢追久之徙保大軍節度使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弑昭宗已而殺之李彥威壽州人也少事梁太祖爲人穎悟善揣人意太祖憐之養以爲子冒姓朱氏名友恭歷汝潁二州刺史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劉季述廢昭宗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昭宗反正以爲太子年幼爲賊所立赦之復其始封爲德王昭宗自岐還太祖見裕着目疎秀惡之謂宰相崔胤曰德王嘗爲季述所立安得猶在乎公白天子殺之胤奏之昭宗不許佗日以問太祖太祖曰臣安敢及之胤欲賣臣爾昭宗遷洛謂蔣玄暉曰德王朕愛子也全忠何爲欲殺之因泣下嚙指流血玄暉具以白太祖太祖益惡之是時昭宗

改元天祐遷于東都爲梁所迫而晉人蜀人以爲天祐之號非唐所建不復稱之但稱天復王建亦傳檄天下舉兵誅梁太祖大懼恐昭宗奔佗鎮以兵七萬如河中陰遣敬翔至洛告彥威與氏叔琮等使行弑逆八月壬辰彥威叔琮以龍武兵宿禁中夜二鼓以兵百人叩宮門奏事夫人裴正一開門問曰奏事安得以兵入龍武牙官史太殺之趨椒蘭殿問昭宗所在昭宗方醉起走太持劍逐之昭宗單衣旋柱而走太劍及之昭宗崩訃至河中太祖陽爲驚駭投地號哭罵曰奴輩負我俾我被惡名於後世邪太祖至洛流彥威叔琮嶺南使張廷範殺之彥威臨刑大呼曰賣我以滅口其如神理何顧廷範曰勉之公行自及遂見殺已而還其姓名莊宗時得故唐內人景姁言當彥威等弑昭宗時諸王宗屬數百人皆遇害而同爲一坑瘞于龍興寺北請合爲一家而改葬之詔以

故漢王爲首葬以一品禮云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真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衛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畱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巖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請與諸邸吏協力以定中外如何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邪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洛間季述詐爲太上皇誥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夫豎刁伊戾之亂所以爲霸者資也今閹宦作亂天子危辱此正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昭宗返正

太祖大喜執振手曰卿謀得之矣王師範以青州降梁遣振往代師範師範疑懼不知所爲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讐殺人也今梁王方欲成大事豈以故怨害忠臣乎師範洗然自釋乃西歸梁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振視之若無人有所小怒必加譴謫故振一至京師朝廷必有貶降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弑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常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樞等七人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嘗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笑而從之太祖卽位累遷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

謁見郭崇韜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乃常人爾已而伏誅

裴迪字昇之河東聞喜人也爲人明敏善治財賦精於簿書唐司空裴璩判度支辟爲出使巡官都統王鐸鎮滑州奏迪汴宋鄆等州供軍院使鐸爲租庸使辟租庸招納使梁太祖鎮宣武辟節度判官太祖用兵四方常留迪以調兵賦太祖乃榜院門以兵事自處而以貨財獄訟以切任迪太祖西攻岐王師範謀襲汴遣健卒苗公立持書至汴陰伺虛實迪召公立問東事公立色動乃屏人密詰之具得其事迪不暇啓遣朱友寧以兵巡兗鄆以故師範雖竊發而事卒不成太祖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鑿叶贊功臣將吏入見太祖目迪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他人不足當也迪入唐累遷太常卿太祖卽位召拜右僕射居一歲告老以司空致仕卒于

家

韋震字東卿雍州萬年人也初名肇爲人彊敏有口辯事梁太祖爲都統判官申叢執秦宗權欲送于太祖又欲自獻於京師又欲挾宗權奪其兵太祖遣震入蔡州視之叢遣騎兵三百迎震欲殺之震以計得免還白太祖曰叢不足慮爲其謀者牙將裴涉妄庸人也叢後果爲郭璠所殺璠以宗權歸于太祖太祖欲大其事請獻俘于唐唐以時溥破黃巢獻馘而已宗權不足俘左拾遺徐彥樞亦疏請所在斬決太祖遣震奏事京師往復論列卒俘宗權太祖德之表爲節度副使昭宗幸石門太祖遣震由虢略間道奉表行在昭宗賜其名震太祖已破兗鄆遂攻吳大敗于清口太祖懼諸鎮乘間圖已乃諷杜洪鍾傳王師範錢鏐等薦已爲元帥且求兼領鄆州昭宗初不許震彊辯敢大言語數不遜昭宗卒許梁以

鄴州太祖遂兼四鎮表震鄴州畱後昭宗遷洛震入爲河南尹六軍諸衛副使以病瘖守太子太保致仕太祖受禪改太子太傅末帝卽位加太師卒

孔循不知其家世何人也少孤流落於汴州汴州富人李讓闌得之養以爲子梁太祖鎮宣武以李讓爲養子循乃冒姓朱氏稍長給事太祖帳下太祖諸兒乳母有愛之者養循爲子乳母之夫姓趙循又冒姓爲趙氏名殷衡昭宗東遷洛陽太祖盡去天子左右悉以梁人代之以王殷爲宣徽使循爲副使循與蔣玄暉張延範等共與弒昭宗之謀其後循與玄暉有隙哀帝卽位將有事于南郊循因與王殷讒于太祖曰玄暉私侍何太后與延範等奉天子郊天冀延唐祚太祖大怒是時梁兵攻壽春大敗而歸哀帝遣裴勣勞軍太祖見勣怒甚勣還哀帝不敢郊封太祖魏王備九錫太

祖拒而不受玄暉與宰相柳璨相次馳至梁自解璨曰自古王者之興必有封國而唐所以不卽遜位者當先建國備九錫然後禪也太祖曰我不由九錫作天子可乎璨懼馳去太祖遣循與王殷弒何太后因殺璨及玄暉延範等以循爲樞密副使唐亡事梁爲汝州防禦使左衛大將軍租庸使始改姓孔名循莊宗時權知汴州明宗自魏兵反而南莊宗東出汜水循持兩端遣迎明宗於北門迎莊宗於西門供帳牲餼其禮如一而戒其人曰先至者入之明宗先至遂納之明宗卽位以爲樞密使明宗幸汴州循畱守東都民有犯麴者循族殺其家明宗知其寃因詔天下除麴禁許民得造麴循爲人柔佞而險猾安重誨尤親信之凡循所言無不聽用明宗嘗欲以皇子娶重誨女重誨以問循循曰公爲機密之臣不宜與皇子婚重誨信之乃止而循陰使人白明宗求以女妻皇

子明宗卽以宋王從厚娶循女重誨始惡其爲人出循爲忠武軍節度使徙鎮橫海卒于鎮年四十八贈太尉

孫德昭鹽州五原人也其父惟最有材略黃巢陷長安惟最率其鄉里子弟得義兵千人南攻巢于咸陽與平州將壯其所爲益以州兵二千與破賊功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朱玫亂京師僖宗幸興元惟最率兵擊賊累遷鄜州節度使留京師宿衛鄜州將吏詣闕請惟最之鎮京師民數萬與神策軍復遮留不得行改荆南節度使在京制置分判神策軍號扈駕都是時京師數亂民皆賴以爲保德昭以父任爲神策軍指揮使光化三年劉季述廢昭宗幽之東宮宰相崔胤謀反正陰使人求義士可共成事者德昭乃與孫承誨董從實應胤胤裂衣襟爲書以盟天復元年正月朔未旦季述將朝德昭伏甲士道旁邀其輿斬之承誨等分索餘黨皆盡昭

宗聞外誼譁大恐德昭馳至扣門曰季述誅矣皇帝當反正何皇后呼曰汝可進逆首德昭擲其首入已而承誨等悉取餘黨首以獻昭宗信之德昭破鎖出昭宗御丹鳳樓反正以功拜靜海軍節度使賜姓李號扶傾濟難忠烈功臣與承誨等皆拜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圖形凌煙閣俱留京師號三使相恩寵無比是時崔胤方欲誅唐宦官外交梁以爲恃而宦官亦倚李茂貞爲扞蔽梁岐交爭冬十月宦者韓全誨劫昭宗幸鳳翔承誨從實皆從而德昭獨與梁乃率兵衛胤及百官保東街趣梁兵以西梁太祖頗德其附已以龍鳳劍鬪鷄紗遺之太祖至華州德昭以軍禮迎謁道旁太祖至京師表同州留後將行京師民復請留遂留爲兩街制置使梁兵圍鳳翔德昭以其兵八千屬太祖太祖益德之使先之洛陽賜甲第一區昭宗東遷拜左威衛上將軍以疾免太祖卽

位以烏銀帶袍笏名馬賜之疾少間以爲左衛大將軍末帝立拜左金吾大將軍以卒承誨從實至鳳翔與宦者俱見殺王敬蕤潁州汝陰人也事州爲牙將唐末王仙芝等攻劫汝潁間刺史不能拒敬蕤遂代之卽拜刺史敬蕤爲人狀貌魁傑而沈勇有力善用鐵槍重三十斤潁州與淮西爲鄰境數爲秦宗權所攻皆依敬蕤避賊是時所在殘破獨潁州戶二萬梁太祖攻淮南道過潁州敬蕤供饋梁兵甚厚太祖大喜表敬蕤泝淮指揮使其後梁兵攻吳龐師古死清口敗兵亡歸過潁大雪士卒饑凍敬蕤乃泝淮積薪爲燎爲作糜粥餉之亡卒多賴以全活太祖表敬蕤武寧軍畱後遂拜節度使天祐三年爲左衛上將軍太祖卽位敬蕤以疾致仕後卒于家

蔣殷幼爲王重盈養于冒姓王氏梁太祖取河中以王氏舊恩錄其子孫表殷牙將太祖尤愛之唐遷洛陽殷爲宣徽北院使太祖已下襄陽轉攻淮南還屯正陽哀帝遣殷勞軍是時哀帝方卜郊殷與樞密使蔣玄暉等有隙因譖之太祖言玄暉等教天子卜郊祈天且待諸侯助祭者以謀興復太祖大怒哀帝爲改卜郊是時太祖將有篡弑之謀何太后嘗泣涕叩頭爲玄暉等言梁王禪位後願全唐家子母殷乃誣玄暉嘗私侍太后太祖斬玄暉及張廷範柳璨等遣殷弑太后於積善宮哀帝下詔慙愧自言以母后故無以奉天乃卒不郊庶人友珪與殷善友珪弑太祖自立拜殷武寧軍節度使末帝卽位以福王友璋代殷殷不受代王瓚亦王氏子懼爲殷所累乃言殷非王氏子其本姓蔣末帝詔削殷官爵還其姓遣牛存節討之殷舉族自燔死

五代史第四十四

雜傳第三十二

劉知俊字希賢徐州沛人也少事時溥溥與梁相攻知俊與其麾下二千人降梁太祖以為左開道指揮使知俊姿貌雄傑能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出諸將當是時劉開道名重軍中歷海懷鄭三州刺史從破青州以功表匡國軍節度使邠州楊崇本以兵六萬攻雍州屯于美原是時太祖方與諸將攻滄州知俊不俟命與康懷英等擊敗崇本斬馘二萬獲馬三千匹執其偏裨百人李思安為夾城攻潞州久不下太祖罷思安拜知俊行營招討使未至潞夾城已破徙西路行營招討使敗邠岐兵於幕谷是時延州高萬興叛楊崇本降梁太祖遣知俊會萬興攻下丹延鄜坊四州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知俊功益高太祖性多猜忌屢殺諸

同治丙寅夏月 文未加甲校讀式奉



魏州屯田使 氏開國用由

將王重師無罪見殺知俊益懼不自安太祖已下鄜坊遣知俊復
攻邠州知俊以軍食不給未行太祖幸河中使宣徽使王殷召知
俊其弟知沆爲親軍指揮使聞遣人告知俊以不宜來知俊遂叛
臣於李茂貞以兵攻雍華執劉捍送于鳳翔太祖使人謂知俊曰
朕待卿至矣何相負邪知俊報曰王重師不負陛下而族滅臣非
背德但畏死爾太祖復使語曰朕固知卿以此吾誅重師乃劉捍
誤我致卿至此吾豈不恨之邪今捍已死未能塞責知俊不報以
兵斷潼關太祖遣劉鄩牛存節攻知俊知俊遂奔于茂貞茂貞地
狹無以處之使之西攻靈武韓遜告急太祖遣康懷英寇彥卿等
攻邠寧以牽之知俊大敗懷英于昇平殺梁將許從實茂貞大喜
以知俊爲邠州節度使使攻興元取興鳳圍西縣已而茂貞左右
忌知俊功以事間之茂貞奪其軍知俊乃奔于蜀王建以爲武信

軍節度使使反攻茂貞取秦鳳階成四州建雖待知俊甚厚然亦
陰忌其材嘗謂左右曰吾老矣吾且死知俊非爾輩所能制不如
早圖之而蜀人亦共嫉之知俊爲人色黑而其生歲在丑建之諸
子皆以宗承爲名乃於里巷構爲謠言曰黑牛出圈椶繩斷建益
惡之遂見殺

丁會字道隱壽州壽春人也少工挽喪之歌尤能悽愴其聲以自
喜後去爲盜與梁太祖俱從黃巢梁太祖鎮宣武以爲宣武都押
衙光啓四年東都張全義襲破河陽逐李罕之罕之召晉兵圍河
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
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
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
直趨河陽戰于沈水罕之六敗河陽圍解大順元年梁軍擊魏會

及葛從周破黎陽臨河遂敗羅弘信于內黃梁軍攻時溥於徐州
遣會別攻宿州刺史張筠閉城距守會堰汴水浸其東城城壞筠
降兗州朱瑾以兵萬餘擊單父會及瑾戰于金鄉大敗之光化二
年李罕之叛晉以潞州降梁會自河陽攻晉澤州下之乃以會爲
昭義軍留後會畏梁太祖雄猜常稱疾者累年天復元年太祖復
起會爲昭義軍節度使昭宗遇弒會與三軍縞素發哀梁軍攻燕
滄州燕王劉守光乞師于晉晉人爲攻潞州會乃降晉晉王以會
歸于太原賜以甲第位在諸將上莊宗立以會爲都招討使天祐
七年以疾卒于太原唐興追贈太師

賀德倫河西人也少爲滑州牙將梁太祖兼領宣義德倫從太祖
征伐以功累遷平盧軍節度使貞明元年魏州楊師厚卒末帝以
魏兵素驕難制乃分相澶衛三州建昭德軍以張筠爲節度使魏

博貝三州仍爲天雄軍以德倫爲節度使遣劉鄩以兵六萬渡河
聲言攻鎮定王彥章以騎兵五百入魏州屯金波亭以虞變分魏
牙兵之半入昭德租庸使遣孔目吏閱魏兵籍檢校府庫德倫促
牙兵上道牙兵親戚相訣別哭聲盈塗効節軍將張彥謀於其眾
曰朝廷以我軍府疆盛設法殘破之況我六州舊爲藩府未嘗遠
出河門一旦離親戚去鄉里生不如死乃相與夜攻金波亭彥章
走出遲明魏兵攻牙城殺五百餘人執德倫致之樓上縱兵大掠
末帝遣供奉官扈異馳至魏諭彥許以刺史彥謂異曰爲我報皇
帝三軍不負朝廷朝廷負三軍割隸無名所以亂耳但以六州還
魏而詔劉鄩反兵皇帝可以高枕異還言彥狂蹶不足畏宜促鄩
兵擊之末帝使人諭彥以制置已定不可復易使者三返彥怒曰
傭保兒敢如是邪乃召羅紹威故吏司空頰曰爲我作奏若復依

違則渡河虜之耳末帝優詔答之言王鎔死鎮人請降遣鄗以兵定鎮州非有佗也若魏不便之卽召鄗還戒彥勿爲朝廷生事彥乃以楊師厚鎮魏州嘗帶招討使逼德倫論列之末帝不許諭以詔書彥裂詔書抵于地曰愚主聽人穿鼻難與共事矣乃迫德倫降晉德倫惶恐曰惟將軍命乃遣牙將曹延隱奉書莊宗莊宗入魏德倫以彥逼已遣人陰訴於莊宗莊宗斬彥於臨清而後入徙德倫爲大同軍節度使行至太原監軍張承業留之王檀攻太原德倫麾下多奔檀承業懼德倫爲變殺之

閻寶字瓊美鄆州人也少爲朱瑾牙將瑾走淮南寶降於梁梁太祖時爲諸軍都虞候常從諸將征伐未嘗獨立戰功至末帝時以寶爲保義軍節度使貞明三年賀德倫以魏博降晉晉軍攻下洛磁相衛移兵圍邢州末帝遣捉生都指揮使張溫將五百騎救寶

溫至內黃遇晉軍乃降晉晉遣溫將所降梁軍至城下招寶寶遂降晉晉王拜寶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位在諸將上梁晉戰胡柳晉軍敗莊宗欲引兵退保臨濮寶曰夫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旣得斷在不疑今梁兵窘蹙其勢可破勝而驕怠其情可知此不可失之時也莊宗謝曰微公幾敗吾事乃整軍復戰遂敗梁兵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以寶爲招討使明年三月寶戰敗退保趙州慙憤發疽卒追贈太師晉天福中追封太原王

康延孝代北人也爲太原軍卒有罪亡命于梁末帝遣段凝軍于河上以延孝爲左右先鋒指揮使延孝見梁末帝任用羣小知其必亡乃以百騎奔于唐見莊宗于朝城莊宗解御衣金帶以賜之拜延孝博州刺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莊宗屏人問延

李梁事延孝具言末帝懦弱趙巖壻也張漢傑婦家皆用事段疑
姦邪以入金多爲大將自其父時故將皆出其下王彥章驍將也
遣漢傑監其軍而制之小人進任而忠臣勇士皆見疎斥此其必
亡之勢也莊宗又問梁計如何曰臣在梁時竊聞其議期以仲冬
大舉遣董璋以陝虢澤潞之衆出石會以攻太原霍彥威以關西
汝洛之兵掠邢洛以趨鎮定王彥章以京師禁衛擊鄆州段凝以
河上之軍當陛下莊宗初聞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
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旣分以
鐵騎五千自郟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
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于河上京師無
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郟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鄆州防禦
使賜姓名曰李紹琛二年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征蜀以延孝爲

先鋒排陣斬斫使破鳳州取固鎮降興州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
斷吉柏江浮橋延孝造舟以渡進取綿州衍復斷綿江浮橋延孝
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
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畱數日使
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乘馬浮江軍士隨之濟
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
蜀降延孝屯漢州以俟魏王繼岌蜀平延孝功爲多左廂馬步軍
都指揮使董璋位在延孝下然特見重於郭崇韜崇韜有軍事獨
名璋與計議而不問延孝延孝大怒責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
僕邀相從反俛首郭公之門吾爲都將獨不能以軍法斬公邪璋
訴于崇韜崇韜解璋軍職表爲東川節度使延孝愈怒曰吾冒白
刃犯險阻以定兩川璋有何功而得旄節因見崇韜言其不可崇

韜曰紹琛反邪敢違吾節度延季懼而退明年崇韜死延季謂璋曰公復俛首何門邪璋求哀以免繼岌班師命延季以萬二千人爲殿行至武連聞朱友謙無罪見殺友謙有子令德在遂州莊宗遣使者詔繼岌卽誅之繼岌不遣延季而遣董璋延季已自疑及璋過延季軍又不謁延季大怒謂其下曰南平梁西取蜀其謀盡出於郭公而汗馬之勞攻城破敵者我也今郭公已死我豈得存而友謙於我俱背梁以歸唐者友謙之禍次及我矣延季部下皆友謙舊將知友謙被族皆號泣訴于軍門曰朱公無罪二百口被誅舊將往往從死我等死必矣延季遂擁其衆自劔州返入蜀自稱西川節度三州制置等使馳檄蜀人數日之間衆至五萬繼岌遣任圜以七千騎追之及于漢州會孟知祥夾攻之延季戰敗被擒載以檻車圍置酒軍中引檻車至坐上知祥酌大卮從車中飲之而謂曰公自梁朝脫身歸命遂擁節旄今平蜀之功何患富貴而入此檻車邪延孝曰郭崇韜佐命之臣功在第一兵不血刃而取兩川一旦無罪闔門受戮顧如延季何保首領以此不敢歸朝耳任圜東還延季檻車至鳳翔莊宗遣宦者殺之

五代史第四十五

雜傳第三十三

張全義字國維濮州臨濮人也少以田家子役于縣縣令數困辱之全義因亡入黃巢賊中巢陷長安以全義爲吏部尚書水運使巢敗去事諸葛爽于河陽爽死事其子仲方仲方爲孫儒所逐全義與李罕之分據河陽洛陽以附于梁二人相得甚歡然罕之性貪暴日以寇鈔爲事全義勤儉御軍有法督民耕殖以故罕之常乏食而全義常有餘罕之仰給全義全義不能給二人因有隙罕之出兵攻晉絳全義襲取河陽罕之奔晉晉遣兵助罕之圍全義甚急全義乞兵于梁梁遣牛存節丁會等以兵萬人自九鼎渡河擊敗罕之於沈水晉軍解去梁以丁會守河陽全義還爲河南尹全義德梁出已由是盡心焉是時河南遭巢儒兵火之後城邑殘

破戶不滿百全義披荆棘勸耕殖躬載酒食勞民畝畝之間築南北二城以居之數年人物完盛民甚賴之及梁太祖劫唐昭宗東遷繕理宮闕府廡倉庫皆全義之力也全義初名言唐昭宗賜名全義唐亡全義事梁又請改名太祖賜名宗奭太祖猜忌晚年尤甚全義奉事益謹卒以自免自梁與晉戰河北兵數敗亡全義輒蒐卒伍鎧馬月獻之以補其缺太祖兵敗脩縣道病還洛幸全義會節圍避暑畱旬日全義妻女皆追淫之其子繼祚憤恥不自勝欲刺刃太祖全義止之曰吾爲李罕之兵圍河陽啖木屑以爲食惟有一馬欲殺以餉軍死在朝夕而梁兵出之得至今日此恩不可忘也繼祚乃止嘗有言全義於太祖者太祖召全義其意不測全義妻儲氏明敏有口辯遽入見厲聲曰宗奭種田叟爾守河南三十年開荒斲土摺拾財賦助陛下創業今年齒衰朽已無能爲

而陛下疑之何也太祖笑曰我無惡心姬勿多言全義事梁累拜中書令食邑至萬三千戶兼領忠武陝虢鄭滑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天下兵馬副元帥封魏王初全義爲李罕之所敗其弟全武及其家屬爲晉兵所得晉王給以田宅待之甚厚全義常陰遣人通問於太原及梁亡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年老不能進趨遣人掖扶而登宴犒盡歡命皇子繼岌皇弟存紀等皆兄事之全義因去梁所賜名請復其故名而全義猶不自安乃厚賂劉皇后以自託初梁末帝幸洛陽將祀天於南郊而不果其儀仗法物猶在全義因請幸洛陽曰南郊儀物已具莊宗大悅加拜全義太師尙書令明年十一月莊宗幸洛陽南郊而禮物不具因改用年來二月然不以前語責全義以皇后故待之愈厚數幸其第命皇后拜

全義爲父改封齊王初莊宗滅梁欲掘梁太祖墓斲棺戮尸全義以謂梁雖讐敵今已屠滅其家足以報怨剖棺之戮非王者以大度示天下也莊宗以爲然鏟去墓闕而已全義監軍嘗得李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延古因託全義復求之監軍忿然曰自黃巢亂後洛陽園宅無復能守豈獨平泉一石哉全義嘗在巢賊中以爲譏已因大怒奏殺監軍者天下寃之其聽訟以先訴者爲直民頗以爲苦同光四年趙在禮反於魏元行欽討賊無功莊宗欲自將討之大臣皆諫以爲不可因言明宗可將是時郭崇韜朱友謙皆已見殺明宗自鎮州來朝處之私第莊宗疑之不欲遣也羣臣固請不從最後全義力以爲言莊宗乃從已而明宗至魏果反全義以憂卒年七十五謚曰忠肅子繼祚官至上將軍晉高祖時與張從賓反於河陽當族誅而宰相桑維翰以其父珙嘗事全義有恩乞全活之不許止誅繼祚及其妻子而已

朱友謙字德光許州人也初名簡以卒隸澠池鎮有罪亡去爲盜石壕三鄉之間商旅行路皆苦之久之去爲陝州軍校陝州節度使王珙爲人嚴酷與其弟珂爭河中戰敗其牙將李璠與友謙謀共殺珙附于梁梁太祖表璠代珙璠立友謙復以兵攻之璠得逃去梁太祖又表友謙代璠梁兵西攻李茂貞太祖往來過陝友謙奉事尤謹因請曰僕本無功而富貴至此元帥之力也且幸同姓願更名以齒諸子太祖益憐之乃更其名友謙錄以爲子太祖卽位徙鎮河中累遷中書令封冀王太祖遇弒友珪立加友謙侍中友謙雖受命而心常不平已而友珪使召友謙入覲友謙不行乃附于晉友珪遣招討使韓勅將康懷英等兵五萬擊友謙晉王出澤潞以救之遇懷英于解縣大敗之追至白迺嶺夜秉炬擊之懷

英又敗梁兵乃解去友謙會晉王于猗氏友謙醉寢晉王帳中晉王視之顧左右曰冀王雖甚貴然恨其臂短耳末帝即位友謙復使程全暉因求兼鎮末帝初不許已而許之制命未至友謙復叛始絕梁而附晉矣末帝遣劉鄩等討之鄩為李存審所敗晉封友謙西平王加守太尉以其子令德為同州節度使莊宗滅梁入洛友謙來朝賜姓名曰李繼麟賜予鉅萬明年加守太師尚書令賜鐵券恕死罪以其子令德為遂州節度使令錫忠武軍節度使諸子及其將校為刺史者十餘人恩寵之盛時無與比是時宦官伶人用事多求賂于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宦官伶人皆怒唐兵伐蜀友謙閱其精兵命其子令德將以從軍及郭崇韜見殺伶人景進言唐兵初出時友謙以為討已閱兵自備又言與崇韜謀反

王文清按司馬通鑑載友謙始附晉後考崇韜討友謙之俱未自

且曰崇韜所以反于蜀者以友謙為內應友謙見崇韜死謀與存又為郭氏報冤莊宗初疑其事羣伶宦官日夜以為言友謙聞之大恐將入朝以自明將吏皆勸其毋行友謙曰郭公有大功於國而以讒死我不自明誰為我言者乃單車入朝景進使人詐為變書告友謙反莊宗惑之乃徙友謙義成軍節度使遣朱守殷夜以兵圍其館驅友謙出徽安門外殺之復其姓名詔魏王繼岌殺令德於遂州王思同殺令錫於許州夏魯奇族其家屬于河中魯奇至其家友謙妻張氏率其宗族二百餘口見魯奇曰朱氏宗族當死願無濫及平人乃別其婢僕百人以其族百口就刑張氏入室取其鐵券示魯奇曰此皇帝所賜也不知為何言矣魯奇亦為之慙友謙死其將史武等七人皆坐友謙族誅天下寃之袁象先宋州下邑人唐南陽王恕已之後也父敬初梁太府卿駙

馬都尉尚太祖妹是爲萬安大長公主象先以梁甥爲宣武軍內
外馬步軍都指揮使歷宿洛陳三州刺史太祖卽位累遷左龍武
統軍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太祖遇弒友珪立末帝畱守東都以
大事謀於趙巖巖曰此事如反掌耳但得招討楊令公一言諭禁
軍則事可成末帝卽遣人之魏州以謀告楊師厚遣裨將王舜賢
至洛陽與象先謀象先許諾是時龍驤軍將劉重遇戍于懷州以
其軍作亂友珪遣霍彥威擊敗于鄆陵其餘兵奔散捕之甚急末
帝卽召龍驤軍在東京者告之曰上以重遇故欲盡召龍驤軍至
洛而誅之乃僞爲友珪詔書示之龍驤軍恐懼不知所爲因告之
曰友珪弒父與君天下之賊也爾能趨洛陽擒之以其首祭先帝
則所謂轉禍而爲福也軍士踴躍曰王言是也末帝卽馳奏言龍
驤軍反象先聞之卽引禁軍千人入宮攻友珪友珪死末帝卽位

拜象先鎮南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開封尹判在京馬步
軍諸軍事貞明四年爲平盧軍節度使徙鎮宣武象先爲梁將未
常有戰功徒以甥故掌親軍及誅友珪有功於末帝在宋州十餘
年誅斂其民積貨千萬莊宗滅梁象先來朝洛陽輦其資數十萬
賂唐將相伶官宦者及劉皇后等由是內外翕然稱其爲人莊宗
待之甚厚賜姓名爲李紹安改宣武軍爲歸德軍曰歸德之名爲
卿設也遣之還鎮是歲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象先二子正辭官至
刺史義周世宗時爲橫海軍節度使象先平生所積財產數十萬
邸舍四千間其卒也不以分諸子而悉與正辭正辭初以父任爲
飛龍副使唐廢帝時獻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高祖入立復獻
五萬緡求爲真刺史拜雄州刺史州在靈武之西吐蕃界中正辭
憚不欲行復獻錢數萬乃得免正辭不勝其忿以衣帶自經其家

人救之而止出帝時又獻錢三萬緡銀萬兩出帝憐之欲與一內郡未及而卒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嘗有聲如牛人以為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求其同類爾宜益以錢聲必止聞者傳以為笑

朱漢賓字績臣亳州譙人也其父元禮為軍校從梁軍戰歿于清口漢賓為人有膽力梁太祖以其父死戰憐之以為養子是時梁方東攻兗鄆鄆州朱瑾募其軍中驍勇者黥雙雁于其頰號雁子都太祖聞之乃更選勇士數百人號落雁都以漢賓為指揮使及漢賓貴人猶以為朱落雁漢賓事梁為天威軍使歷磁滑宋亳曹五州刺史安遠軍節度使莊宗滅梁罷漢賓為右龍武統軍待之頗薄後莊宗因出遊幸其第漢賓妻有色而慧因侍左右進酒食奏歌舞莊宗懼甚留至夜漏二更而去漢賓自此有寵初漢賓在

梁也與朱友謙俱為太祖養子而友謙年長漢賓以兄事之其後梁亡漢賓數寓書友謙友謙不答漢賓銜之其後友謙見族人皆以為漢賓有力明宗入立以漢賓為莊宗所厚惡之以為右衛上將軍安重誨用事漢賓依附之相為婚姻由是復得為昭義軍節度使重誨死漢賓罷為上將軍遂以太子少保致仕漢賓為將未嘗有戰功而臨政能守法好施惠人頗愛之清泰二年卒年六十四晉高祖時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惠

段凝開封人也初名明遠後更名凝為澠池主簿其父事梁太祖以事坐徙後凝棄官亦事太祖為軍巡使又以其妹內太祖妹有色後為美人凝為人儉巧善窺迎人意又以妹故太祖漸親信之常使監諸軍為懷州刺史梁太祖北征過懷州凝獻饋甚豐太祖大悅過相州相州刺史李思安獻饋如常禮比凝為薄太祖怒思

安因以得罪死遷凝鄭州刺史使監兵於河上李振亟請罷之太祖曰凝未有罪振曰待其有罪則社稷亡矣然終不罷也莊宗已下魏博與梁相距河上梁以王彥章爲招討使凝爲副是時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凝依附巖等爲姦彥章爲招討使三日用奇計破唐德勝南城而凝與彥章各自上其功巖等從中匿彥章功狀悉歸其功於凝凝因納金巖等求代彥章末帝惑巖等言卒以凝爲招討使軍于王村是時唐已下邠州凝乃自酸棗決河東注鄆以隔絕唐軍號護駕水莊宗自鄆趨汴汴兵悉已屬凝京師無備乃遣張漢倫馳騎召凝于河上漢倫中道墜馬傷不能進已而梁亡凝率精兵五萬降唐莊宗賜以錦袍御馬明日凝奏故梁姦人趙巖張漢傑等十餘人侮弄權柄殘害生靈請皆族之凝出入唐朝無媿色見唐將相若倡優因伶人景進納賂劉皇

后以求恩寵莊宗甚親愛之賜姓名曰李紹欽以爲泰寧軍節度使居月餘用庫錢數十萬有司請責其償莊宗釋之郭崇韜固請以爲不可莊宗怒曰朕爲卿所制都不自由終釋之莊宗遣李紹宏監諸將備契丹凝軍瓦橋關以諂事紹宏紹宏數薦凝可大用郭崇韜每以爲不可遷武勝軍節度使趙在禮反紹宏請以凝招討莊宗使凝條奏方略凝所請偏裨皆其故黨莊宗疑之乃止明宗卽位勒歸田里明年長流遼州賜死

劉玘汴州雍丘人也世爲宣武軍牙將梁太祖鎮宣武玘以軍卒補隊長稍以戰功遷牙將爲襄州都指揮使山南節度使王班爲亂軍所殺亂軍推玘爲畱後玘僞許之明日饗士于庭伏甲幕中酒半擒爲亂者殺之會梁遣陳暉兵亦至襄州平以功拜復州刺史徙毫安二州末帝時爲晉州觀察畱後凡八年日與晉人交戰

莊宗滅梁玘來朝莊宗勞之曰劉侯亡恙爾唐晉陽之南鄙久矣
不早相聞今日見訪不其晚邪玘頓首謝罪遣還鎮遂以爲節度
使徙鎮安遠天成元年以史敬鎔代之玘還宗師未至拜武勝軍
節度使以疾卒于道中贈侍中

周知裕字好問幽州人也爲劉仁恭騎將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
知裕去事守光兄守文守光又攻殺守文乃與張萬進立守文子
延祚而事之守光又殺延祚以其子繼威代之萬進殺繼威與知
裕俱奔于梁梁太祖得知裕喜甚爲置歸化軍以知裕爲指揮使
凡與晉戰所得及兵皆晉而歸梁者皆以隸知裕梁晉相距河上
十餘年其摧堅陷陣歸化一軍爲最然知裕位不過刺史莊宗入
汴知裕與段凝軍河上聞梁已亡欲自殺爲賓客故人止之乃降
唐莊宗尤寵待之諸將嫉其寵因獵射之知裕走以免莊宗爲殺

射者以知裕爲房州刺史明宗時歷絳淄二州刺史遷宿州團練
使安州畱後所居皆有善政安州近淮俗惡病者父母有疾置之
佗室以竹竿繫飲食委之至死不近知裕深患之加以教道由是
稍革罷爲右神武統軍應順中卒贈太傅

陸思鐸澶州臨黃人也少事梁爲宣武軍卒以善射知名累遷拱
辰左廂都指揮使領恩州刺史梁晉相距河上思鐸鏤其姓名於
箭筈以射晉軍而矢中莊宗馬鞍莊宗拔矢見思鐸姓名奇之其
後滅梁思鐸謁見莊宗出其矢以示之思鐸伏地請死莊宗慰而
起之拜龍武右廂都指揮使晉高祖時爲陳蔡二州刺史卒年五
十四思鐸在陳州有善政臨終戒其子曰陳人愛我我死則葬焉
遂葬于陳州

五代史第四十六

雜傳第三十四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軍校仁恭遣佐其子守文襲取滄州其後守文爲其弟守光所殺在禮乃奔于晉莊宗時爲効節指揮使將魏兵戍瓦橋關還至貝州軍士皇甫暉作亂推其將楊仁晟爲首仁晟不從殺之又推一小校小校不從又殺之乃携二首詣在禮在禮聞亂衣不及帶方踰垣而走暉曳其足而下之環以白刃示之二首曰不從我者如此首在禮從之遂反在禮自貝州還攻魏縱軍大掠是時興唐尹王正言年老病昏聞在禮至呼吏草奏吏已奔散正言猶不知方據案大怒左右告曰賊已市中殺人吏民皆走欲誰呼耶正言大驚曰吾初不知此卽索馬將去廐吏曰公妻子爲虜矣安得馬乎正言惶恐步出府門見

在禮望而下拜在禮呼正言曰公何自屈之甚邪此軍士之情非予志也在禮卽自稱兵馬畱後莊宗遣元行欽討之行欽攻魏不克乃遣明宗代行欽明宗至鄴軍變因入城與在禮合明宗兵反嚮京師在禮畱于魏明宗卽位拜在禮義成軍節度使在禮不受命遂拜鄴都畱守與唐尹久之皇甫暉等皆去在禮獨在魏患魏軍之驕懼及禍乃求徙鎮橫海歷鎮泰寧匡國天平忠武武寧歸德晉昌所至邸店羅列積貲巨萬晉出帝時以在禮爲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以擊契丹未嘗有戰功在禮在宋州人尤苦之已而罷去宋人喜而相謂曰眼中拔釘豈不樂哉旣而復受詔居職乃籍管內口率錢一千自號拔釘錢晉亡契丹入汴在禮自宋馳至洛陽遇契丹拽刺等拜於馬首拽刺等兵共侵辱之誅責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聞晉大臣多爲契丹所鎖中夜惶惑解

衣帶就馬櫪自經而卒年六十二漢高祖立贈中書令

霍彥威字子重洛州曲周人也少遭兵亂梁將霍存掠得之愛其儁爽養以爲子嘗從存戰中矢眇其一目後事梁太祖太祖亦愛之稍遷左龍驤軍使右監門衛上將軍預諸友珪以功拜洛州刺史遷邠寧節度使李茂貞遣梁叛將劉知俊攻邠州彥威固守踰年每獲知俊兵必縱還之知俊德之後不復攻徙鎮義成又徙天平兼北面行營招討使與晉軍相持河上彥威屢敗降爲陝州畱後莊宗滅梁彥威自陝來朝莊宗置酒故梁崇元殿彥威與梁將段凝袁象先等皆在莊宗酒酣指彥威等舉酒屬明宗曰此皆前日之勅敵今侍吾飲乃卿功也彥威等惶恐伏地請死莊宗勞之曰吾與總管戲爾卿無畏也賜姓名曰李紹真明年徙鎮武寧從明宗擊契丹明宗愛其爲人甚親厚之其後趙在禮反彥威別討

趙太於邢州破之還以兵屬明宗討在禮明宗軍變從馬直軍吏張破敗率眾殺將校縱火焚營譟呼明宗叱之曰自吾爲帥十有餘年何負爾輩今賊城破在旦夕乃爾輩立功名取富貴之時况爾天子親軍返效賊邪軍士對曰城中之人何罪戍卒思歸而不得耳天子不垂原宥志在勦除且聞破魏之後欲盡坑魏博諸軍某等初無叛心直畏死耳今宜與城中合勢擊退請鎮之兵請天子帝河南令公帝河北明宗涕泣諭之亂兵環列而呼曰令公不欲帝河北則佗人有之我輩狼虎豈識尊卑彥威與安重誨勸明宗許之乃擁兵入城與在禮合彥威獨不入明宗入城與在禮置酒大會而部兵在外者聞明宗反皆潰去獨彥威所將五千人營城西北隅不動居二日明宗復出得彥威兵乃之魏縣謀欲還鎮州彥威重誨勸明宗以兵南向莊宗崩彥威從明宗入洛陽首率

羣臣勸進內外機事皆決彥威彥威素與段凝溫韜有隙因擅捕凝韜下獄將殺之安重誨曰凝韜之惡天下所知然主上方平內難以恩信示人豈公報讐之時彥威乃止明宗卽位乃赦凝韜放歸田里已而卒賜死彥威徙鎮平盧朱守殷反伏誅彥威遣使者馳騎獻兩箭爲賀明宗賜兩箭以報之夷狄之法起兵令眾以傳箭爲號令然非下得施於上也明宗本出夷狄而彥威武人君臣皆不知禮動多此類然彥威客有淳于晏者登州人也少舉明經及第遭世亂依彥威自彥威爲偏裨時已從之彥威嘗戰敗脫身走麾下兵無從者獨晏徒步以一劍從之榛棘間以免彥威高其義所歷方鎮常辟以自從至其家事無大小皆決於晏彥威以故得少過失當時諸鎮辟召寮屬皆以晏爲法天成三年冬彥威卒于鎮是時明宗方獵于近郊青州馳騎奏彥威卒明宗涕泣還宮

輟朝仍終其月不舉樂贈彥威太師謚曰忠武

房知溫字伯玉兗州瑕丘人也少以勇力爲赤甲都官健後隸魏州馬鬪軍稍遷親隨指揮使莊宗取魏博得知溫遂賜姓李氏名曰紹英以爲澶州刺史歷曹貝二州刺史成瓦橋關明宗自魏反兵南向知溫首馳赴之天成元年拜泰寧軍節度使明年爲北面招討使屯于盧臺明宗遣烏震往代知溫還鎮其戍率效節軍將龍旺等攻震殺之效節魏州軍也魏州自羅紹威誅衙軍楊師厚爲節度使復置銀槍效節軍當梁末帝時師厚幾爲梁患師厚卒以賀德倫代之末帝患魏軍彊難制與趙巖等謀分相魏爲兩鎮魏軍由此作亂劫德倫叛梁而降晉梁遂失河北莊宗自得魏兵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許其軍以滅梁而厚賞及梁亡魏軍雖數賜與而驕縱無厭常懷怨望皇甫暉之亂劫趙在禮入魏皆此軍也

明宗人立在禮鎮天雄軍以魏軍素驕常懼禍不遑居陰遣人訴于明宗求解去明宗乃以皇子從榮代在禮而遣魏效節九指揮北戍盧臺軍發之日不給兵甲惟以長竿擊旗幟以表隊伍軍士頗自疑惑明年明宗遣烏震代知溫戍而知溫意尤不樂盧臺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初至與知溫會東寨方博效節軍亂噪于門外知溫卽乘馬而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畱知溫知溫給曰騎兵皆在西寨今獨步軍恐無能爲也知溫卽躍馬登舟渡河入西寨以騎軍盡殺亂者明宗下詔悉誅其家屬于魏州凡九指揮三千餘家數萬口驅至漳水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驕兵於是而盡明宗知變自知溫起釋而不問徙鎮武寧加兼侍中歷鎮天平平盧初明宗爲北面招討使而知溫爲副使廢帝時以裨將事知溫甚謹後因杯酒失意及廢帝起兵鳳翔愍帝出奔知溫乘間有

窺覷之意謂其司馬李冲曰吾有錢數屋養兵數千因時建義功必有成冲曰今天子孱弱上下離心潞王兵威甚盛事未可知冲請懷表而西以覘之及冲至京師廢帝已入立冲即奉表稱賀還勸知温入朝廢帝慰勞之甚厚知温還鎮封東平王太常上言册拜王公皇帝臨軒遣册其在外者正衙命使而鹵簿鼓吹輅車法物不出都城考之故事無明文今北平王德鈞東平王知温受封遣册請下兵部太常太僕給鹵簿鼓吹輅車法物赴本道禮畢還有司知温在鎮常厚斂其民積貲鉅萬治第青州南城出入以聲妓游嬉不恤政事天福元年卒于官贈太尉知温卒後其子彦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金百兩銀千兩茶千五百斤絲十萬兩拜沂州刺史其將吏分其餘貲者皆為富家云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為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

養以為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為人倜儻有大節為廳子都指揮使太祖即位為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趨京師遣晏球擊敗之于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梁遣捉生軍將李霸將千人戍楊劉霸夜作亂自水門入縱火大譟以長竿縛布沃油仰燒建國門晏球聞亂不俟命率龍騎五百騎擊之賊勢稍却末帝登樓見之呼曰此非吾龍驤軍邪宴球奏曰亂者李霸一部爾陛下嚴守宮城而責臣破賊遲明盡殺之以功拜澶州刺史梁晉軍河上以晏球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莊宗兵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

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晏球聞禿餒等兵且來畱張延朗屯新樂自逆於望都而契丹從佗道入定州與都出不意擊延朗軍延朗大敗收餘兵會晏球趨曲陽都乘勝追之晏球先至水次方坐胡牀指揮而都衆掩至晏球與左右十餘人連矢射之都衆稍却而後軍亦至晏球立高岡號令諸將皆橐弓矢用短兵回顧者斬苻彥卿以左軍攻其左高行珪以右軍攻其右中軍騎士抱馬項馳入都軍都遂大敗自曲陽至定州橫尸棄甲六十餘里都與禿餒入城不敢復出契丹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晏球遇之唐河追擊至滿城斬首二千級獲馬千匹契丹自中國多故疆於北方北方諸夷無大小皆畏伏而中國之兵遭契丹者未嘗少得志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

鋤耬白梃所在擊殺之無復遺類惕隱與數十騎走至幽州西爲趙德鈞擒送京師明宗下詔責謂契丹契丹後數遣使至中國求歸惕隱等辭甚卑遜輒斬其使以絕之於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而契丹少衰伏矣自晏球始也晏球攻定州久不克明宗數遣人促其破賊晏球以爲未可急攻其偏將朱弘昭張虔釗等宣言曰晏球怯耳乃驅兵以進兵果敗殺傷三千餘人由是諸將不敢復言攻晏球乃休養士卒食其三州之賦悉以俸祿所入具牛酒日與諸將高會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晏球爲將有機略善撫士卒其擊禿餒旣因敗以爲功而諸將皆欲乘勝取都晏球返獨不動卒以持久弊之自天成三年四月都反明年二月始克之軍中未嘗戮一人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

至兼中書令是歲卒年六十二贈太尉

安重霸雲州人也初與明宗俱事晉王重霸得罪奔于梁又奔于蜀重霸爲人狡譎多智善事人蜀王建以爲親將王衍立少年宦者王承休用事重霸深結承休以自託梁末蜀取李茂貞秦成階三州重霸勸承休求鎮秦州衍以承休爲節度使重霸爲其副使重霸與承休多取秦州花木獻衍請衍東遊唐魏王兵伐蜀承休大恐以問重霸重霸曰劔門天下之險雖有精兵不可過也然公受國恩聞難不可不赴願與公俱西承休素親信之以爲然承休整軍將發秦人送之帳飲城外酒罷承休上道重霸立承休馬前辭曰秦隴不可失願畱爲公守承休業已上道無如之何唐軍已破蜀重霸亦以秦成階三州降唐明宗以爲閬州團練使罷爲左衛大將軍久之以爲匡國軍節度使廢帝時爲京兆尹西京畱守

從鎮大同以病罷歸卒于潞州

王建立遼州榆杜人也唐明宗爲代州刺史以建立爲虞候將莊宗常遣女奴之代州祭奠女奴侵擾代人建立捕而笞之莊宗怒欲殺之明宗爲庇護之以免明宗自魏反犯京師曹皇后王淑妃皆在常山建立殺常山監軍并其守兵明宗家屬因得無患由是明宗益愛之明宗卽位以爲成德軍節度副使已而拜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立與安重誨素不協定州王都有二志數以書通建立約爲兄弟重誨知之以爲言明宗不欲傷建立亟召還京師建立入見亦多言重誨過失明宗大怒欲亟罷重誨羣臣左右調解之乃止然卒以建立爲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三司事居歲餘自言不識文字願解三司明宗不許久之建立稱疾明宗笑曰人固有詐疾而得疾者乃出爲平盧軍節度

使又從上黨建立快快不得志遂求解職乃以太子少保致仕建立數請朝見不許乃自詣京師闕至後樓見明宗涕泣言已無罪爲重誨所擯明宗曰汝爲節度使不作好事豈獨重誨讒汝耶賜以茶藥而遣之廢帝立復起爲天平軍節度使晉高祖時徙鎮平入朝給二宦者掖而升殿宴見甚渥又徙昭義賜以玉斧蜀馬累封韓玉建立好殺人其晚節始惑浮圖法戒殺生所至人稍安之卒年七十贈尚書令子守恩以蔭補稍遷諸衛將軍建立已卒家于潞守恩自京師得告歸而契丹滅晉昭義節度使張從恩與守恩姻家乃以守恩權巡檢使以守潞州而從恩入見契丹從恩旣去守恩因剽劫從恩家嘗以潞州降漢漢高祖卽位以守恩爲昭義軍節度使徙鎮靜難西京畱守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守恩性

貪鄙人甚苦之時周太祖以樞密使將白文珂等軍西平三叛還過洛陽守恩以使相自處肩輿出迎太祖怒卽日以頭子命文珂代守恩爲畱守而守恩方詣館謁坐於客次以俟見而吏馳報新畱守視事於府矣守恩大驚不知所爲遂罷去奉朝請于京師後隱帝殺史弘肇等召羣臣上殿慰諭之羣臣恐懼無敢言者獨守恩前對曰陛下始睡覺矣聞者皆縮頸顯德中爲左金吾衛上將軍以卒

嗚呼道德仁義所以爲治而法制綱紀亦所以維持之也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亂從之亂與壞相乘至蕩然無復綱紀則必極於大亂而後返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矣若文珂守恩皆位兼將相漢大臣也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戍卒是時太祖與漢未有間隙之端其無君叛上之志宜未萌

于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
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
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
曰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
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
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
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
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
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
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
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
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卽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

于其弟澄立而偏將李從賓作亂澄表請朝廷命帥而重誨以謂
靈武深入夷境爲帥者多遇害乃拜福涼州刺史河西軍節度使
福入見明宗涕泣言爲重誨所擠明宗召重誨爲福更佗鎮重誨
曰福爲刺史無功效而建節旄其敢有所擇邪明宗怒謂福曰重
誨遣汝非吾意也吾當遣兵護汝可無憂乃令將軍牛知柔以兵
衛福行至方渠而羌夷果出邀福福以兵擊走之至青岡峽遇雪
福登山望見川谷中煙火有吐蕃數千帳不覺福之至福分其兵
爲三道出其不意襲之吐蕃大駭棄車帳而走殺之殆盡獲其玉
璞綾錦羊馬甚衆由是威聲大振福居靈武三歲歲常豐稔有馬
千駟蕃夷畏服言事者疑福有異志重誨亦言福必負朝廷明宗
遣人謂福曰我何少汝而欲負我福言受國恩深有死無二因乞
還朝不許福章再上卽隨而至明宗不之罪徙鎮彰義歷靜難雄

五代史卷四十一
武充西面都部署晉高祖時徙鎮河中代還卒于京師贈太師謚曰武安福世本夷狄而夷狄貴沙陀故常自言沙陀種也福嘗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其錦衾相顧竊笑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我沙陀種也安得謂我爲奚聞者笑之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數立軍功爲沁州刺史者九年爲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善禦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以先登功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君爲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爲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許皆遮道攀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于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言事者多以爲言以謂方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

父子特以善政著焉

嗚呼五代之民其何以堪之哉上輸兵賦之急下困剝歛之苛自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不可勝紀矣其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數計至於來朝奉使買宴贖罪莫不出於進獻而功臣大將不幸而死則其子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皆以賄賂爲事矣則爲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五代史第四十七

雜傳第三十五

華溫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世本農家溫琪身長七尺少從黃巢爲盜巢陷長安以溫琪爲供奉官都知巢敗溫琪走滑州顧其狀貌魁偉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流數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又自經于桑林桑輒枝折乃之胙縣有田父見之曰子狀貌堂堂非常人也乃匿于家後歲餘聞濮州刺史朱裕募士爲兵乃往依之後事梁爲開道指揮使累以戰功爲絳棣二州刺史棣州苦河水爲患溫琪徙于新州以避之民賴其利又歷齊晉二州莊宗攻晉州踰月不能破梁末帝嘉溫琪善守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坐掠部民妻爲其夫所訟罷爲金吾衛大將軍左龍武統軍朱友謙以河中叛附于晉末帝拜溫琪汝州防禦使河中

行營排陣使遷耀州觀察。後莊宗滅梁，見溫琪曰：「此爲梁守平陽者也。」嘉之，因以耀州爲順義軍，拜溫琪節度使，徙鎮雄武。明宗時來朝，願畱闕下，以爲左驍衛上將軍。踰年，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與一重鎮。」重誨意不欲與，對以無員。闕他日，明宗語又及之，重誨曰：「可代者惟樞密使耳。」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之，懼稱疾不出者累月。已而以爲鎮國軍節度使。廢帝時，以太子太保致仕。天福元年卒，贈太子太傅。

葛從簡，陳州人也。世本屠羊，從簡去事晉，爲軍校，力敵數人，善用槊。莊宗用兵攻城，從簡多爲梯頭。莊宗愛其勇，以功累遷步軍都指揮使。莊宗與梁軍對陣，梁軍有執大旗出入陣間者，莊宗登高丘望見之，歎曰：「彼猛士，誰能爲我取之者？」從簡因前請往。莊宗惜之，不許。從簡潛率數騎馳入梁軍，奪其旗而還。軍中皆鼓噪，莊宗

壯之，賜與甚厚。從簡嘗中流矢，鏃入髀骨，命工取之，工無良藥，欲鑿其骨，人皆以爲不可。從簡遽使鑿之，工遲疑不忍，下從簡叱其亟鑿。左右視者皆若不勝其毒，而從簡言笑自若。然其爲人剛暴，難制。莊宗每屈法優容之。累遷蔡州防禦使。明宗時，歷麟、汝、汾、金、四州防禦使。明宗嘗戒之曰：「富貴可惜，然汝不能守也。先帝能貸爾，吾恐不能從簡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責。廢帝舉兵於鳳翔，從簡與諸鎮兵圍之。已而兵潰，從簡東走，被執。廢帝責其不降，從簡曰：「事主不敢二心，廢帝釋之。」拜潁州團練使。晉高祖起兵太原，廢帝將親征，召爲招討副使。從至河陽，拜河陽三城節度使。廢帝還洛陽，從簡卽降。晉歷鎮忠武、武寧，入爲左金吾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五。贈太師。從簡好食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踰垣。

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斯人
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其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不知其所
之

張筠海州人也世以貲爲商賈筠事節度使時溥爲宿州刺史梁
兵攻溥取宿州得筠愛其辯慧以爲四鎮客將長直軍使累拜宣
徽使末帝分相澶衛三州爲昭德軍以筠爲節度使由是魏博軍
叛附于晉晉王攻相州筠棄城走後以爲永平軍節度使梁亡事
唐仍爲京兆尹從郭崇韜伐蜀爲劍南兩川安撫使蜀平拜河南
尹徙鎮興元筠嘗有疾不見將吏副使符彥琳入問疾筠又辭不
見彥琳疑筠已死卽請出牌印筠怒命左右收彥琳下獄以其反
聞明宗知彥琳無反狀召彥琳釋之陽徙筠爲西京畱守戒守者
不內筠至長安不得入乃朝京師以爲左驍衛上將軍筠弟錢當

筠爲京兆尹時以爲牙內指揮使三白渠營田制置使筠西伐罷
畱錢守京兆蜀平魏王繼岌班師至興平而明宗自魏起京師大
亂錢乃斷咸陽浮橋以拒繼岌繼岌乃自殺初筠代康懷英爲永
平軍節度使而懷英死筠卽掠其家貲又於唐故宫掘地多得金
玉有偏將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分得寶貲筠因以事
殺威而取之魏王繼岌死渭南錢悉取其行橐而王衍自蜀行至
秦川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延嗣因盡得衍蜀中珍寶明宗卽
位遣人捕誅宦者延嗣亡命而蜀之珍寶錢又取之由是兄弟貲
皆鉅萬然筠爲人好施予以其富故所至不爲聚斂民賴以安而
錢嗜酒貪鄙歷沂密二州刺史晉出帝時以將軍市馬於回鶻坐
馬不中式有司理其價直錢性鄙因鬱鬱而卒筠居洛陽擁其貲
以酒色聲妓自娛足者十餘年人謂之地仙天福二年徙居長安

是歲張從賓作亂入洛陽筠遂以免卒贈太子少師

嗚呼五代反者多矣吾於明宗獨難其辭至於魏王繼岌薨然後終其事也莊宗遇弒繼岌以元子握重兵死于外而不得立此大事也而前史不書其所以然夫繼岌之存亡於張錢無所利害錢何爲而拒之不使之東乎豈其有所使而爲之乎然明宗於符彥超深以爲德而待錢無所厚此其又可疑也不然好亂之臣望風而響應乎使錢不斷浮橋而繼岌得以兵東明宗未必能自立則繼岌之死由錢之拒其所繫者各小哉

楊彥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也少事青州王師範師範好學聚書萬卷使彥詢掌之彥詢爲人聰悟遂見親信師範降梁後見殺彥詢無所歸乃之魏事楊師厚爲客將魏博叛梁入于晉彥詢因留事晉莊宗滅梁以彥詢爲引進副使奉使吳蜀常稱旨歷德州刺

史羽林將軍晉高祖鎮太原廢帝疑其有貳志擇諸將之謹厚者佐之乃以彥詢爲太原節度副使其後晉高祖以疑見徙欲拒命不行以問彥詢彥詢不敢正言因曰太原之力能與唐敵否公其審計之高祖反意已決彥詢亦不復敢言高祖左右以彥詢異議欲殺之高祖遽止之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乃免是時高祖乞兵於契丹契丹耶律德光立高祖于太原以兵送至河上彥詢爲宣徽使數往來虜帳中德光亦愛其爲人明年拜威德軍節度使復入爲宣徽使又拜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七年徙鎮鎮國遭歲大饑爲政有惠愛以病風罷爲右金吾衛上將軍卒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周字通理邢州內丘人唐昭義軍節度使抱真之後也父矩遭世亂不仕嘗謂周曰邯鄲用武之地今世道未平汝當從軍旅以

與吾門周年十六爲內丘捕賊將以勇聞是時梁晉兵爭山東羣盜充斥道路行者必以兵衛內丘人盧岳將徙家太原舍逆旅傍徨不敢進周意憐之爲送至西山有盜從林中射岳中其馬周大呼曰吾在此孰敢爾邪盜聞其聲曰此李周也因各潰去周送岳至太原岳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頤隆準眉目疎徹身長七尺真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周以母老辭歸是時梁遣葛從周攻下邢洛晉王柵兵青山口周未知所歸乃思岳言至青山歸晉晉王以周爲萬勝黃頭軍使後從征伐常有功從戰柏鄉先登遷匡霸指揮使守楊劉周爲將甚勇其於用兵善守能與士卒同甘苦梁兵攻周周堅守久之周聞母喪奔歸莊宗遣佗將代周守幾爲梁兵所破莊宗遽追周還守之乃得不破其後梁人已破得勝因東擊楊劉以巨艦絕河斷

晉餉援周遣人馳趨莊宗求救請日行百里以赴急莊宗笑曰周爲我守何憂日行六十里且行且獵曰周非梁將可敵也比至周已絕糧三日莊宗以巨械積薪沃油順流縱火焚梁艦梁兵解去莊宗見周勞曰微公諸將爲梁擒矣歷相蔡二州刺史明宗時拜武信軍節度使徙鎮靜難歷武寧安遠永興宣武四鎮所至多善政晉高祖時復鎮靜難罷還出帝幸澶淵以周畱守東京還拜開封尹卒年七十四贈太師

劉處讓字德謙滄州人也少爲張萬進親吏萬進入梁爲泰寧軍節度使以處讓爲牙將萬進叛梁附晉梁遣劉鄩討之萬進遣處讓求救于晉晉王方與梁相距未能出兵處讓乃於軍門截耳而訴曰萬進所以見圍者以附晉故也奈何不顧其急苟不出兵願請死晉王壯之曰義士也爲之發兵兵未渡河而萬進爲梁兵所

敗處讓因留事晉莊宗即位爲客省使常使四方多稱旨天成中
遷引進使累遷左驍衛大將軍廢帝時魏州軍亂逐其帥劉延皓
遣范延光招討以處讓爲河北都轉運使晉高祖立歷宣徽南院
使范延光反高祖命楊光遠爲招討使以處讓參其軍事已而副
招討使張從賓叛于河陽處讓分兵擊破從賓還與光遠攻鄴逾
年不能下其後延光有降意而遲疑處讓入城警以禍福延光乃
出降唐制樞密使常以宦者爲之自梁用敬翔李振至莊宗始用
武臣而權重將相高祖時以宰相桑維翰李崧兼樞密使處讓與
諸宦者心不平之光遠之討延光也以晉重兵在已掌握舉動多
驕恣其所求請高祖頗裁抑之處讓爲光遠言此非上意皆維翰
崧等嫉公耳光遠大怒及兵罷光遠見高祖訴以維翰等沮已高
祖不得已罷維翰等以處讓爲樞密使處讓在職凡所陳述多不

稱旨處讓丁母憂高祖遂不復拜樞密使以其印付中書而廢其
職處讓居桑葢年起復爲彰德軍節度使右金吾衛上將軍以疾
卒年六十三累贈太師

李承約字德儉薊州人也少事劉仁恭爲山後八軍巡檢使將騎
兵二千人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承約以其騎兵奔晉晉王以爲
匡霸指揮使從破夾寨戰臨清以功累遷洛汾二州刺史潁州團
練使天成中邠州節度使毛璋有異志明宗拜承約涇州節度副
使使往伺璋動靜承約見璋諭以禍福後明宗遣人代璋璋即時
受代明宗大喜卽拜承約黔南節度使承約以恩信撫諸夷落勸
民農桑興起學校居數年當代黔南人詣京師乞畱爲許畱一年
召爲左衛上將軍改左龍武統軍拜昭義軍節度使復爲左龍武
統軍天福二年遷左驍衛上將軍數請老不許卒年七十五贈太

子太師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得希崇知其儒者也以爲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虜將喜其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其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懼不得脫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虜兵守我者三百騎爾烹其將其兵必散走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使其聞亂而呼兵則吾與汝等在漢界矣衆皆曰善乃先爲突寘以石灰明日虜將謁希崇崇飲之以酒殺之牢中兵皆潰去希崇率其麾下得生口二萬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

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明宗下詔褒美希崇撫養士卒招輯夷落自回鶻瓜沙皆遣使人貢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希崇事母至孝朝夕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爲將不喜聲色好讀書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贈太師有子仁謙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爲人勇悍而能折節下士事晉王爲五院軍隊長梁晉戰柏鄉胡柳皆有功遷黃甲指揮使同光中拜沂州刺史是時諸州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公私以利自入金獨禁部曲不與事厚其給養使掌家事而已遷隴州防禦使廢帝起兵鳳翔馳檄四鄰四鄰未有應者獨金首遣判官薛文遇見廢帝往來計事廢帝卽位德之拜保義軍節度使晉高祖起太

原廢帝以金爲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入立徙鎮建雄罷爲上將軍天福五年卒贈太師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壯之以爲帳前黃甲二十指揮步軍都虞候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人無敢言者廷蘊輒收而斬之亦繼韜叛于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已暮卽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慊之廷蘊以功遷羽林都指揮使申懷沂三州刺史金頴隴絳四州防禦團練使左監門衛上將軍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郟州獲判官趙鳳廷蘊謂

曰吾視汝貌必儒人可無隱也鳳以實對廷蘊極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於安重誨重誨屢言之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際終恨之故終不秉旄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全節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全節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卽位歷博單郟沂四州刺史金州防禦使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全節以爲滄州畱後晉高祖入立卽拜全節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暉討之金全南奔昇將李承裕守安州全節與承裕戰州南大敗承裕斬首二千級生擒千餘人承裕棄城去審暉追至雲夢執承裕及其兵二千人全節斬于五百人以其餘兵并承裕獻于京師承裕謂全節曰吾掠城中所得百

萬計將軍皆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此而後就刑全節懼因殺承裕高祖置之不問徙全節鎮昭義又徙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以功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元年爲行營都虞候契丹與晉大軍相距澶魏之間全節別攻白團城破之虜七百人克秦州虜二千人降其首將晉廷謙四月契丹敗于戚城引兵分道而北全節敗之于定豐執其將安暉七月徙廣晉尹畱守鄴都十月杜重威爲招討使以全節爲副大敗契丹于衛村全節爲人謙謹事母至孝其臨政決事必問法如何初徙廣晉過元城衣白襪謁其縣令州里以爲榮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爲人有勇力虬髯善射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歛爲務賓佐多解官逃去

以避其禍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建雄河陽四鎮罷爲神武統軍契丹入寇陷貝州出帝以高行周爲北面行營都部署遇爲馬軍右廂排陣使是時青州楊光遠據城反出帝乃遣李守貞及遇分兵守鄆州遇等至馬家渡契丹方將渡河助光遠遇等擊敗之以功拜義成軍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開運二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延壽分兵大掠攻破樂城栢鄉等九縣南至邢州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乃遣北面行營都監張從恩會馬全節安審琦及遇等禦之從恩等至相州陣安陽河南遣遇與慕容彥超率數千騎前視虜遇渡漳河逢虜數萬轉戰十餘里至榆林爲虜所圍遇馬中箭而踣得其僕杜知敏馬乘之以戰知敏爲虜所擒遇謂彥超曰知敏義士也豈可失之卽與彥超躍馬入虜取之而還虜兵與遇戰自

午至未解而復合益出生兵勢甚盛遇戒彥超曰今日之勢戰與走爾戰尙或生走則死也我等死戰猶足以報國張從恩與諸將怪遇視虜無報皆謂遇已陷虜矣已而有馳騎報遇被圍安審琦率兵將赴之從恩疑報者詐不欲往審琦曰成敗天也當與公共之雖虜不南來吾屬失皇甫遇復何面目見天子卽引騎渡河諸軍皆從而北距虜十餘里虜望見救兵來卽解去遇與審琦等收軍而南契丹亦皆北去是時契丹兵已深入人馬俱乏其還也諸將不能追而從恩率遇等退保黎陽虜因得解去三年冬以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已陰送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虜遇與諸將愕然不能對重威出降表遇等俛首以次自書其名卽麾兵解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嗚呼梁亡而敬翔死不得爲死節晉亡而皇甫遇死不得爲死事吾豈無意哉梁之篡唐用翔之謀爲多猶子佐其父而弑其祖可乎其不戮於斧鉞爲幸免矣方晉兵之降虜也士卒初不知及使解甲哭聲震天則降豈其欲哉使遇奮然攘臂而起殺重威於坐中雖不幸不免而見害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矣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君子之於人或推以恕或責以備恕故遷善自新之路廣備則難得難得故可貴焉然知其所可恕與其所可貴豈不又難哉

安彥威字國俊代州崞縣人也少以軍卒隸唐明宗麾下彥威善射頗知兵法明宗鎮天平宣武成德以彥威常爲牙將以謹厚見信明宗入立皇子從榮鎮鄴彥威爲護聖指揮使以從榮判六軍彥威遷捧聖指揮使領寧國軍節度使晉高祖入立拜彥威北京

留守徒鎮歸德是時河決滑州命彥威塞之彥威出私錢募民治隄遷西京留守遭歲大饑彥威賑撫饑民民有犯法皆寬貸之饑民愛之不忍流去丁母憂哀毀過制出帝與契丹隲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以疾卒于京師彥威與安太妃同宗出帝事以爲舅彥威未嘗以爲言及卒太妃臨哭人始知其同宗也當時益稱其慎重

李瓊滄州饒安人也少爲騎將與晉高祖俱隸唐明宗麾下同光二年契丹犯塞明宗出涿州遇契丹與戰不勝諸將各稍引去而晉高祖獨戰不已契丹漸合而圍之瓊引高祖衣與俱逃至劉李河而追兵且及瓊浮水先至南岸高祖至河中流馬踏瓊以長矛援出之又以所乘馬與高祖而步護之走十餘里乃得免明宗兵變于魏而南瓊從高祖以三百騎先趨汴州高祖爲保義軍節度

使以爲牙隊指揮使高祖建國以爲護聖都虞候賜以金帛甚厚而不與之官爵瓊亦鬱鬱久之拜相申二州刺史出帝時爲棗州刺史楊光遠反以書招瓊瓊拒而不納遷洛州團練使又爲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晉亡契丹入京師以瓊爲威州刺史行至鄭州遇盜見殺

劉景巖延州人也其家素富能以貲交游豪俊事高萬金爲部曲其後爲丹州刺史晉高祖起兵太原唐廢帝調民七戶出一卒爲義兵延州節度使楊漢章發鄉民赴京師將行景巖遣人激怒之義兵亂殺漢章迎景巖爲隲後晉高祖卽位卽拜景巖節度使景巖從事熊皦爲人多智陰察景巖跋扈難制懼其有異心欲以利愚之因語景巖以謂邊地不可以久安爲陳保名享利之策言邠涇多善田其利百倍宜多市田射利以自厚景巖信之歲餘其獲

甚多景巖使皦朝京師皦乃言景巖不宜在邊可徙之內地乃移景巖邠州皦入拜補闕而景巖又徙鎮保義居未幾又徙武勝景巖乃悟皦爲賣已遂誣奏皦隱已玉帶皦坐貶商州上津令皦懼景巖害之道亡匿山中開運三年景巖罷武勝以太子太師致仕居華州契丹犯京師以周密鎮延州景巖乃還故里而州人逐密立高允權允權妻劉氏景巖孫女也景巖良田甲第僮僕甚盛党項司家族畜牧近郊尤富彊景巖與之往來允權頗患之允權妻歲時歸省景巖謂曰高郎一縣令而有此州其可保乎允權意惡之而心又利其田宅乃誣其反而殺之年八十餘長子行琮德州刺史罷留京師亦被誅次子行謙允權婦翁也爲奏言非劉氏子遂免不誅

五代史第四十七

終

五月十七日燒燭夜乾隆四年刊本校記卷

圖

西川世鳳
氏肅周中

五代史第四十八

西川世鳳
氏肅周中

雜傳第三十六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爲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范陽文進以先降拜壽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矩爲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距於莘召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南行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爲亂文進有女幼而美存矩求之爲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而心常歉之也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卽位文進自平州率衆數萬歸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爲義成軍節度使居歲餘徙鎮威勝加同平章事入爲上將軍出鎮昭義徙安遠晉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懼不自安天福元年冬殺

其行軍司馬馮知兆副使杜重貴送款於李昇昇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將行也從數騎馳至營中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爲訣乃南奔昇以文進爲天威統軍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之間虜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國織紝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彊同光中契丹數以奚騎出入塞上攻掠燕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兵斥候常苦鈔奪爲唐患者十餘年皆文進爲之也及其南奔始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足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後以左衛上將軍卒于金陵

李金全其先出於吐渾金全少爲唐明宗廝養以驍勇善騎射常從明宗戰伐以功爲刺史天成中爲彰武軍節度使在鎮務爲貪

暴罷歸獻馬數十匹居數日又以獻明宗謂曰卿患馬多耶何進獻之數也且卿在涇州治狀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不能對徙鎮橫海久之罷爲右衛上將軍晉高祖時安州屯防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高祖遣金全將騎兵千人以往下詔書招暉曰暉降以爲唐州刺史又以信箭諭安州不戮一人且戒金全曰無失吾信金全未至襄州安從進意暉必走江南以精兵遮其要路暉聞金全來果南走爲從進兵所殺金全後至得暉餘黨數百人皆送京師暉之亂也大掠城中三日金全利其所掠資因擒其將武克和等十餘人殺之克和呼曰王暉首亂猶賜之信誓以爲刺史我等何罪反見殺邪若朝廷之命何以示信苟將軍違詔而殺降亦將不免也高祖不能詰卽以金全爲安遠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爲不法高祖患之不欲因漢榮以累功

臣爲選廉吏賈仁洺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畱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仁洺昔事王晏球晏球攻王都於中山都遣善射者登城射晏球中兜牟仁洺從後引弓善射者一發而斃晏球求其人欲厚賞之仁洺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都敗晏球遣仁洺獻捷于京師凡所賜與甚厚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下之廉士也爲人如此豈有爲人謀而不善者乎宜納仁洺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醜仁洺仁洺舌壞而死天福五年夏高祖以馬全節代金全而仁洺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寃漢榮大懼給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遣仁洺之死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全節代公是召公對獄也金全信之遂叛送欵于李昇高祖發兵三萬授全節討之昇遣其將李承翰入安州金全遂南奔行至泌川引頸北望涕泣而去昇以金全爲天威統

軍漢隱帝時李守貞反河中乞兵於昇金全爲昇潤州節度使與查文徽等出沐陽昇之諸將皆銳於攻取金全獨以謂遠不相及不可行乃止其後亦不復用不知其所終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事梁爲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滅梁以爲夾馬都指揮使明宗時秦王從榮爲河東節度使以馮贇爲副思權爲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素驕所爲多不法是時宋王從厚爲河南尹從厚年少謙恭好禮明宗陰遣人從容語從厚之善以諷勉之從榮不悅告思權曰天下共賢河南而非我我將廢矣奈何思權曰公有甲士而思權在河患也乃勸從榮招募死士增利器械以爲備馮贇患之以其事聞明宗召思權還京師然以從容故亦不之責也後爲右羽林都指揮使將兵戍興元潞王從珂反鳳翔興元張虔釗會諸鎮兵討賊諸鎮兵圍鳳翔思

權攻城西嚴衛指揮使尹暉攻城東破其兩關城從珂登城呼外
兵告以已非反者其語甚哀外兵聞者皆悲之而虔釗督戰甚急
軍士反兵逐虔釗思權因呼其衆曰潞王真吾主也卽擁軍士入
城降暉聞思權已降亦麾其軍使解甲由是諸鎮之兵皆潰思權
與暉入見從珂思權前曰臣以赤心奉殿下俟後事成願不以防
禦團練使處臣乃出一紙於懷中曰願志臣姓名以爲驕從珂卽
書曰可邠寧節度使廢帝入立卽拜思權靜難軍節度使後爲右
龍武統軍左衛上將軍天福八年卒于京師贈太傅

尹暉者魏州大名人也從廢帝入洛陽而晉高祖來朝與暉相遇
于道暉時猶爲嚴衛指揮使恃先降功不爲高祖屈馬上橫鞭揖
之高祖怒白廢帝暉不可與名藩乃以爲應州節度使晉高祖入
京罷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反以書招暉暉懼出奔淮南爲人殺

平道有子勳王弘贄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唐明宗時爲合階二州
刺史右千牛衛將軍衛州刺史潞王從珂反於鳳翔擁兵東至陝
愍帝懼夜以百餘騎出奔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晉高祖將朝于京
師騶呵前導者不避愍帝遣左右叱之對曰成德軍節度使石敬
瑭也愍帝卽下馬慟哭謂敬瑭曰潞王反康義誠等皆叛我我無
所依長公主教我逆爾于路高祖曰衛州刺史王弘贄宿將也且
多知時事請就圖之卽馳騎前見弘贄曰主上危迫吾戚屬也何
以圖全弘贄曰天子避狄自古有之然將相大臣從乎曰無也國
寶乘輿法物從乎曰無也弘贄歎曰所謂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
今萬乘之主以百騎出奔將相大臣無一人從者則人心去就可
知也雖欲興復其可得乎卽從高祖上謁於驛舍高祖具以弘贄
語白愍帝弓箭庫使沙守榮奔弘進前謂高祖曰主上明高愛子

公愛賢也公於此時不能報國而反問大臣國寶所在公亦助賊反邪乃抽佩力刺高祖高祖親將陳暉扞之守榮與暉戰死弘進亦自刎高祖因盡殺帝從兵獨留帝于驛而去弘贄奉帝居于州解弘贄有子巒為殿直廢帝入立遣巒持鳩與弘贄初愍帝在衛州弘贄令市中酒家獻酒愍帝見之大驚遽殞于地久而蘇弘贄曰此酒家也願獻酒以慰無慘愍帝受之由是日獻一觴及巒持鳩至因使酒家獻之愍帝飲而不疑遂崩弘贄後事晉為鳳翔行軍司馬以光祿卿致仕卒贈太傅

劉審交字求益幽州文安人也少略知書通於吏事為唐與令補范陽牙校劉守光僭號以審交為兵部尚書守光敗歸于太原唐莊宗以為從事其後趙德鈞鎮范陽北面轉運使馬紹宏辟審交判官王晏球討上都以為轉運供軍使定州平拜遼州刺史復為

北面轉運使改慈州刺史以母老去官母喪哀毀過禮不調累年晉高祖即位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審交復為供軍使是時晉高祖分戶部度支鹽鐵為三使歲餘三司益煩弊乃復合為一拜審交三司使議者請檢天下民田宜得益租審交曰租有定額而天下比年無閑田民之苦樂不可等也遂止不檢而民賴以不擾遷右衛上將軍陳州防禦使出視民田見民耕器薄陋乃取河北耕器為範為民更鑄安從進平徙審交襄州又徙青州皆有善政罷還契丹犯京師留蕭翰而去翰復以審交為三司使已而翰召許王從益守京師漢高祖起義太原從益名高行周以拒高祖行周不至從益母王淑妃與羣臣謀迎高祖或以謂燕兵在京師者猶數千可以城守而待行周淑妃不從議未決審交進曰余燕人也今為燕守城當為燕謀然事勢不可為也太妃語是從益乃罷

不設備遣人西迎高祖高祖至罷審交不用隱帝時爲汝州防禦使有能名乾祐三年卒年七十四州人聚哭柩前上疏乞畱葬近郊使民得歲時祠祭詔特贈太尉起祠立碑

王周魏州人也少以勇力從軍事唐莊宗明宗爲裨校以力戰有功拜刺史晉天福中從楊光遠討范延光於魏州又從杜重威討安重榮於鎮州皆有功歷貝州涇州節度使涇州張彥澤爲政苛虐民多流亡周乃更爲寬恕問民疾苦去其苛弊二十餘事民皆復歸歷遷武勝保義武成德四鎮皆有善政定州橋壞覆民租車周曰橋梁不修刺史過也乃償民粟爲治其橋杜重威降契丹契丹兵過鎮州臨城呼周使出降周泣曰受晉厚恩不能死戰而以城降何面目南行見人主與士大夫乎乃劇飲求乃欲自引決家人止之迫以出降契丹以周爲武勝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徙

鎮武寧卒于鎮贈中書令

高行周字尚質媯州人也世爲懷戎戍將父思繼思繼兄弟皆以武勇雄於北邊爲幽州節度使李匡威戍將匡威爲其弟僖儔所篡晉王將討其亂謀曰高思繼兄弟在孔嶺關有兵三千此後患也不如遣人招之思繼爲吾用則事無不成克用遣人招思繼兄弟燕俗重氣義思繼等聞晉兵爲匡威報讐乃欣然從之爲晉兵前鋒匡儔聞思繼兄弟皆叛乃棄城走克用以劉仁恭守幽州以其兄某爲先鋒都指揮使思繼爲中軍都指揮使弟某爲後軍都指揮使高氏兄弟分掌燕兵克用臨訣謂仁恭曰思繼兄弟勢傾一方爲燕患者必高氏也宜善爲防克用畱晉兵千人爲仁恭衛而晉兵多犯法思繼等數誅殺之克用以責仁恭仁恭以高氏爲訴由是晉盡誅思繼兄弟仁恭以其兄某之子行珪爲牙將而思

繼子行周年十餘歲亦收之帳下稍長補以軍職仁恭被囚守光
立以行珪爲武州刺史其後守光背晉晉兵攻之守光將元行欽
牧馬山後聞守光且見圍卽率所收馬赴援而麾下兵叛于道推
行欽爲幽州畱後行欽曰吾所憚者行珪也乃遣人之懷戎得行
珪子繫之兵過武州招行珪曰守光可取而代也當從我行不然
且殺公子行珪謝曰與君俱劉公將而忍叛之吾當爲劉氏也尚
何顧吾子邪行欽卽以兵圍行珪月餘行珪城中食盡召其州人
告曰吾非不爲父老守也今劉公救兵不至奈何可殺吾以降晉
父老皆泣願以死守是時行周適從行珪在武州卽夜馳行周馳
入晉見莊宗莊宗因遣明宗救武州比至行欽已解去行珪乃降
晉莊宗時歷朔沂嵐三州刺史大同軍節度使明宗入立徙鎮威
勝安遠行珪性貪鄙所爲多不法副使范延策爲人剛直數規諫

之行珪不聽啣之已而戍兵有謀叛者行珪先覺之因潛徙庫兵
于他所戍兵叛趨庫劫兵無所得乃潰去行珪追而殺之因誣奏
延策同反并其子皆見殺天下冤之行珪卒于鎮贈太尉當行珪
之降晉也行周隸明宗帳下初爲裨將趙德鈞識之謂明宗曰此
子貌厚而小心他日必大貴宜善待之梁晉軍河上莊宗遣明宗
東襲鄆州行周將前軍銜珪兩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
我也鄆人恃雨不備吾系所出其不意卽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
方覺遂取之莊宗滅梁以功領端州刺史遷絳州明宗時從平朱
守殷克王都遷潁州團練使振武軍節度使歷鎮彰武昭義晉高
祖時爲西京畱守徙鎮天雄安從進叛以行周爲襄州行營都部
署討平之徙鎮歸德出帝時代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是
時李彥韜馮玉等用事乃求歸鎮契丹滅晉畱蕭翰守汴又棄去

高祖周天子不
周官而言漢官
又其不周始不
見其不周始不
可去而

召唐故許王從益人汴而漢高祖起太原從益遣人召行周將以
拒漢行周嘆曰衰世難輔況兒戲乎乃不從漢高祖入京師加行
周守中書令徙鎮天平封臨清王周太祖入立封齊王卒贈尚書
令追封秦玉有子懷德
白再榮不知其世家何人也少為軍卒唐晉之間為護聖指揮使
契丹犯京師再榮從契丹北歸至鎮州契丹畱麻答守鎮州而去
晉人從者多畱焉居未幾李筠何福進等謀逐麻答使人召再榮
再榮遲疑不欲往軍士迫之乃往共攻之麻答走諸將以再榮名
次最高乃推為畱後再榮出於行伍貪而無謀是時李崧和凝等
皆隨契丹畱鎮州再榮以兵環其居迫而求物又欲害崧取其貲
李穀謂曰公等親被契丹之苦憂死不暇然逐麻答者乃眾人所
為非獨公力也今纔得生路而遽殺宰相此契丹尚或不為然他

日至京師天子問宰相何在何以對之再榮默然乃止而悉拘管
事麻答者取其財鎮人謂之白麻答漢高祖即位拜再榮為畱後
遷義成軍節度使罷還京師周太祖以兵入京師軍士攻再榮於
第悉取其財已而前啓曰士卒嘗事公隸麾下一旦無禮如此亦
復何面見公平乃斬之携其首而去家人以帛贖而葬之

安叔干字胤宗沙陀三部落人也少善騎射事莊宗以為奉安指
揮使明宗時與討王都拜秦州刺史從擊契丹為先鋒都指揮使
以功拜昭武軍節度使歷靜難橫海安國建雄四鎮叔干狀貌堂
堂而不通文字所為鄙陋時人謂之没字碑晉出帝時為左金吾
衛上將軍契丹犯京師晉百官迎見耶律德光于赤岡叔干出班
夷言德光勞曰是安没字否汝在邢州已通誠款吾今至此當與
汝一喫飯叔干再拜乃以為鎮國軍節度使漢高祖入立罷歸

京師自以嘗私附契丹頗懷愧懼以太子太師致仕周太祖兵入京師軍士大掠叔千家貲已盡而軍士意其有所藏者箠掠不已傷重歸于洛陽卒年七十二

五代史第四十九

雜傳第三十七

翟光鄴字化基濮州鄆城人也其父景珂倜儻有膽氣梁晉相距于河上景珂率聚邑人守永定驛晉人攻之踰年不能下景珂卒戰死光鄴時年十歲爲晉兵所掠明宗愛其穎悟常以自隨光鄴事唐官至耀州團練史晉高祖時歷棣沂二州刺史西京副留守出帝已破楊光遠以光鄴爲青州防禦使光鄴招輯兵民甚有恩意契丹滅晉遣光鄴知曹州許王從益入汴以爲樞密使漢高祖入京師改右領軍衛大將軍左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周太祖入立拜宣徽使樞密副使出知永興軍卒于官光鄴爲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日與賓客飲酒聚書

趙州老屋
氏周周南

五

及古聞 毛氏

爲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爲意病亟戒其左右氣絕以尸歸
洛無久畱以煩軍府旣卒州人上書乞畱葬立祠不許

馮暉魏州人也爲效節軍卒以功遷隊長唐莊宗入魏與梁相距
于河上暉以隊長亡入梁軍王彥章以暉驍勇隸之麾下梁亡莊
宗赦暉不問從明宗討楊立魏王繼岌平蜀累遷夔興二州刺史
董璋反東川暉從晉高祖討璋軍至劍門劍門兵守不得入暉從
它道出其左擊蜀守兵殆盡會晉高祖班師拜暉澶州刺史天福
中范延光反魏州遣暉襲滑州不克遂入于魏爲延光守已而出
降拜義成軍節度使徙鎮靈武靈武自唐明宗已後市馬糴粟招
來部族給賜軍士歲用度支錢六千萬自關以西轉輸供給民不
堪役而流亡甚衆青岡土橋之間氏羌剽掠道路商旅行必以兵
驍始至則推以恩信部族懷惠止息侵奪然後廣屯田以省轉餉

治倉庫亭館千餘區多出俸錢民不加賦管内大治晉高祖下詔
書褒美黨項拓拔彥超最爲大族諸族嚮背常以彥超爲去就暉
之至也彥超來謁遂畱之爲起第於城中賜予豐厚務足其意彥
超旣畱而諸部族爭以羊馬爲市易朞年有馬五千匹晉見暉馬
多而得夷心反以爲患徙鎮靜難又徙保義歲中召爲侍衛步軍
都指揮使領河陽節度使暉於是始覺晉有患已意是時出帝昏
亂馮玉李彥韜等用事暉曲意事之因得復鎮靈武時王令溫鎮
靈武失夷落心大爲邊患暉卽請曰今朝廷多事必不能以兵援
臣願得自募兵以爲衛乃募得兵千餘人行至梅戍蕃夷稍稍來
謁暉顧首領一人指其佩劔曰此板橋王氏劔邪吾聞王氏劔天
下利器也俯而取諸腰間若將翫之因擊殺首領者其從騎十餘
人皆殺之裨將樂元福曰今去靈武尚五六百里奈何暉笑曰此

夷落之豪部族之所恃也吾能殺之其餘豈敢動哉已而諸族皆以兵扼道路暉以言譬諭之獨所殺首領一族求戰卽與之戰而敗走諸族遂不敢動暉至靈武撫綏邊部凡十餘年恩信大著官至中書令封陳留王廣順三年卒追封衛王子繼業

皇甫暉衛州人也爲魏軍卒戍瓦橋關歲滿當代歸而留屯貝州是時唐莊宗已失政天下離心暉爲人驍勇無賴夜博軍中不勝乃與其徒謀爲亂劫其部將楊仁晟曰唐能破梁而得天下者以先得魏而盡有河北之兵也魏軍甲不去轡馬不解鞍者十餘年今天下已定而天子不念魏軍久戍之勞去家咫尺不得相見今將士思歸不可遏公當與我俱行不幸天子怒吾軍則坐據一州足以起事仁晟曰公等何計之過也今英主在上天下一家精甲餉兵不下數十萬公等各有家屬何故出此不祥之言軍士知不

可強遂斬之惟一小校爲主不從又斬之乃携二首以詣裨將趙在禮在禮從之乃夜焚貝州以入于魏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萬暉曰吾殺萬家是矣又盡殺之及明宗入魏遂與在禮合謀莊宗之禍自暉始明宗卽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終唐世常爲刺史晉天福中以衛將軍居京師在禮已秉旄節罷鎮來朝暉往候之曰與公俱起甘陵卒成大事然由我發也公今富貴能卹我乎不然禍起坐中在禮懼遽出器幣數千與之而飲以酒暉飲自若不謝而去久之爲密州刺史契丹犯闕暉率其州人奔于江南李景以爲歙州刺史奉化軍節度使鎮江州周師征淮景以暉爲北面行營應援使屯清流關爲周師所敗并其部監姚鳳皆被擒世宗名見暉金瘡被

體哀之賜以金帶鞍馬後數日卒拜鳳左屯衛上將軍
唐景思秦州人也幼善角觝以屠狗爲生後去爲軍卒累遷指揮
使唐魏王繼岌伐蜀景思爲蜀守固鎮繼岌兵至景思以城降拜
興州刺史晉高祖時爲貝州行軍司馬出帝時契丹攻陷貝州景
思爲趙延壽所得以爲壕此使契丹滅晉拜景思亳州防禦使漢
高祖時爲鄧州行軍司馬後爲汧州巡檢漢法酷而史弘肇用事
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卽馳見弘肇言景思
與李景交通而私蓄兵甲弘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
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
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
之有錢十千爲受外賂有甲一屬爲私蓄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
籍糧簿而已吏聞而寬之景思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

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弘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弘肇
憐之送知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旣械就道頽毫之人隨至京
師共明之弘肇乃鞠其奴具伏卽奏斬奴而釋景思後從世宗戰
高平世宗以所得漢降兵數千爲効順指揮以景思爲指揮使復
戍淮上周師伐淮南以功領饒州刺史遷濠州行刺史兵攻濠州
以戰傷重卒贈武清軍節度使

王進幽州良鄉人也爲人勇悍走及奔馬少聚徒爲盜鄉里患之
符彥超遣人以賂招置麾下彥超鎮安遠軍軍中有變遣進馳奏
京師明宗怪其來速嘉其足力以隸寧衛指揮漢高祖爲侍衛親
軍指揮使以進爲軍校高祖鎮河東因以之從每有急遣進馳至
京師往返不過五六日由是愈親愛之累遷奉國軍都指揮使從
周太祖起魏遷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歷汝鄭二州防禦使彰德軍

節度使顯德初以疾卒贈太師

嗚呼予述舊史至于王進之事未嘗不廢書而歎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與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異豺狼之牧斯人也雖其附託遭遇出於一時之幸然猶必皆橫身陣敵非有百夫之勇則必一日之勞至如進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旄節何其甚歟豈非名器之用隨世而輕重者歟世治則君子居之而重世亂則小人易得而輕歟抑因緣僥倖未始不存而尤多於亂世既其極也遂至於是歟豈其又有甚於是者歟當此之時爲國長者不過十餘年短者三四年至一二年天下之人視其上易君代國如更戍長無異蓋其輕如此況其下者乎如進等者豈足道哉易否泰消長君子小人常相上下視在上者如進等則其在下者可知矣予書進事所以哀斯人之亂而見當時賢人君子之在下者可勝道哉可勝道哉

常思字克恭太原人也初從唐莊宗爲卒後爲長劍指揮使歷唐晉爲六軍都虞候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以思爲平城指揮使高祖入立領武勝軍節度使徙鎮昭義思起軍卒未嘗有戰功徒以幸會漢興遂秉旄節在潞州五年以聚斂爲事而性鄙儉初思微時周太祖方少孤無依衣食于思家以思爲叔後思與周太祖俱遭漢以取富貴周太祖已卽位每呼思爲常叔拜其妻如家人禮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領之卽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居青州踰年得疾歸于洛陽卒贈中書令

孫方諫鄭州清苑人也初定州西北有狼山堡定人常保以避契丹有尼深意居其中以佛法誘民民多歸之後尼死堡人言其尸

不朽因奉而事之尼姓孫氏方諫自以爲尼族人卽繼行其法堡人推以爲主晉出帝時義武軍節度使惡方諫聚徒山中恐爲邊患因表以爲遊弈使方諫因有所求不得乃北通契丹契丹後滅晉以方諫爲義武軍節度使已而徙方諫於雲中方諫不受命率其徒復入狼山漢高祖起契丹縱火燒定州虜其人民北去方諫聞之自狼山入據之以歸漢高祖嘉之卽拜方諫義武軍節度使周太祖時徙鎮鎮國以其弟行友爲定州留後世宗攻太原方諫朝于行在從還京至洛得疾徙鎮匡國卒于洛陽年六十二贈太師

五代史第五十

雜傳第三十八

魏公孫方諫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而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高祖鎮河東峻爲客將高祖卽位拜峻客省使漢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太祖將兵北出至澶州返軍嚮京師是時太祖已遣馮

道迎湘陰公贇于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以伺變崇鐸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右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得以便宜從事別遣陳思讓康延洺自烏嶺出絳州與峻會峻至陝州畱不進太祖遣使者翟守素馳至陝州諭峻欲親征峻屏左右謂守素曰晉州城堅不可近而劉旻兵銳亦未可當臣所以畱此者非怯也蓋有待爾且陛下新卽位四方藩鎮未有威德以加之豈宜輕舉而兗州慕容彥超反迹已露若陛下出汜水則彥超入京師陛下何以待之守素馳還具道峻言是時太祖已下詔西幸聞峻語遽自提其耳曰幾敗吾事乃止未行峻軍出自絳州前鋒報過蒙阮峻喜謂其屬曰蒙阮晉祚之險也旻不分兵扼之使吾過此

可知其必敗也峻軍去晉州一舍旻聞周兵大至卽解去諸將皆欲追之峻猶豫不決明日遣騎兵追旻不及而還從討慕容彥超爲隨駕都部署率衆先登峻與太祖俱起于魏自謂佐命之功以天下爲已任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橫鄭仁誨李重進向訓等皆太祖故時裨將太祖初卽位謙抑未欲進用而峻心忌之自破慕容彥超還卽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鎮求爲保薦居數日諸鎮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名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峻曰車駕若來是致臣於不測也然殊無出意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卽遣同名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太祖僣

俛從之峻聞太祖且來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內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宮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已受命暫之鎮又請借左藏庫綾萬匹太祖皆勉從之又請用顏行陳周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當徐思之峻論請不已語漸不遜日亭午太祖未食峻爭不已是時寒食假太祖曰俟假開當爲卿行峻乃退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卽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凌朕不能忍卽貶商州司馬卒于貶所峻已被黜太祖以峻監修國史意其所書不實因召史官取日曆讀之史官以禁中事非外所知懼以漏落得罪峻貶後李穀監修因請命近臣錄禁中事付史館乃命樞密直學士就樞密院錄送史館

自此始

王殷大明人也少爲軍卒以軍功累遷靈武馬步軍都指揮使唐廢帝時從范延光討張令昭于魏以功拜邠州刺史晉天福中徙原州刺史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遊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嘗敢往及爲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服喪晉高祖詔殷起復以爲憲州刺史殷乞終喪服除出帝以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後從漢高祖討杜重威先登力戰矢中其腦鏃自口出而不死高祖嘉之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契丹犯邊漢遣殷以兵屯澶州隱帝已殺楊邠等詔鎮寧軍節度使李弘義殺殷于澶州又詔郭崇殺周太祖于魏詔書至澶州弘義恐事不果反以告殷殷遣人馳至魏告周太祖遂起兵反太祖入立拜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出爲天雄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領親軍自河以北皆受殷節度殷頗務聚斂太祖聞而惡之遣人謂之曰吾起魏時帑廩儲畜豈少耶汝爲國家用足矣殷不聽殷與王峻俱從太祖起自魏後峻得罪殷不自安廣順三年秋九月永壽節殷求入爲壽太祖許之而懼其疑也復遣使止之明年太祖有事于南郊是冬殷來朝殷握兵柄職當警衛出入多以兵從又求兵甲以備非常是時太祖臥疾疑殷有異志乃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卽命執之削奪在身官爵長流登州已而殺之徙其家屬于登州

劉訶字好謙大名元城人也少事楊師厚以勇悍知名唐莊宗下魏博與梁戰夾河訶以軍功爲効節軍使遷長劍指揮使坐事左遷汝州十餘年廢帝時詔諸州鎮選驍勇者充禁軍訶得選爲禁軍校從破張從賓楊光遠以功遷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從馬全節

破安州以功遷指揮使從杜重威破鎮州以先登功拜泌州刺史晉軍討安從進爲襄州行營都虞候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歲餘爲政不苛撓人頗便之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墮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漢高祖時復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漢軍討李守貞于河中詞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寧江軍節度使爲行營都虞候以功拜鎮國軍節度使周太祖入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鎮安國河陽三城世宗戰高平樊愛能等軍敗南走遇詞而止之曰軍敗矣可無前也詞不聽輒趣兵以進世宗嘉之以爲隨駕都部署及班師以爲河東行營副都部署徙鎮永興明年卒于鎮年六十五贈侍中謚忠惠

王環鎮州真定人也以勇力事孟知祥爲御者及知祥僭號于蜀

使典衛兵晉開運之亂秦鳳階成入于蜀孟昶以環爲鳳州節度使周世宗卽位明年遣王景向訓攻秦鳳州數爲環所敗大臣皆請罷兵世宗曰吾欲一天下以爲家而聲教不及秦鳳今兵已出無功而還吾有慙焉乃決意攻之周兵糧道頗艱昶遣兵五千出堂倉抵黃花谷以爭糧道景訓先知其來命排陣使張建雄以兵二千當谷口別遣裨將以勁兵千人出其後伏堂倉以待其歸蜀兵前遇建雄戰不勝退走堂倉伏發盡殪之由是蜀兵守諸城堡者皆潰歸處儔判官趙玘閉城不內處儔遂奔成都玘乃以城降敗亦潰歸處儔亦降獨環堅守百餘日然後克之世宗召見環歎成階二州相繼亦降獨環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曰三州已降環獨堅守吾數以書招之而環不答至於力屈就擒雖不能死亦忠其所事也用之可勸事君者乃拜環右驍衛將軍

是時周師已征淮卽以環佐侯章爲攻取賊城水砦副部署初周師南征李景陳兵於淮舟楫甚盛周師無水戰之具世宗患之乃置造船務於京城之西爲戰艦數百艘得景降卒教之水戰明年世宗再征淮使環將水戰卒數千自蔡河以入淮環居軍中未嘗有戰功蜀卒與環俱擒者世宗不殺悉以從軍後多南奔於景世宗待環益不疑已而景將許文顯邊鎬等皆被擒世宗悉以爲將軍與環等列第京師歲時賜與甚厚明年又以環從遇疾卒于泗州

折從阮字可久初名從遠避漢高祖名改爲阮雲中人也其文嗣倫爲麟州刺史從阮爲人溫恭長者居父喪以孝聞唐莊宗鎮太原以爲牙將後以爲府州刺史晉出帝與契丹敗盟從阮以兵攻契丹取其城堡十餘遷本州團練使兼領朔州刺史安北都護振

武軍節度使契丹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漢高祖入立於府
州建永安軍以從阮為節度使明年以其族朝京師徙鎮武勝即
拜從阮子德辰為府州團練使周太祖入立從阮歷徙宣義保義
靜難三鎮顯德二年罷還京師行至洛陽卒贈中書令

五月六日侵晨校讀三卷



戲書人吳

良士
見青
南青

捐贈